

黑鳳集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沈從文

146



19120 912

650

上海書店	
冊數	1
川	售價 0.20

黑鳳集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集 鳳 黑

版初月七年二十三國民
版三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五六・〇價定冊每

著 者 沈 從 文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二四二號

(83 P.) Y

從

目 錄

三個女性	一
賢賢	二八
靜	三八
主婦	五二
白日	七一
三三	九三
貴生	一三二

三個女性

海濱避暑地，每個黃昏都是極其迷人。

綠的楊樹，綠的松樹，綠的槐樹，綠的銀杏樹。綠的山，山脚有齊平如掌的綠色草坪，繡了黃色小花同白色小花，如展開一張綠色柔軟絲絨的毯子。綠的衣裙，在清風中微舉的衣裙。到黃昏時，海上與地面一切爲夕陽鍍上了一層薄薄的金光，增加了一點兒溫柔，一點兒媚。

一個三角形的小小白帆，鑲在那塊藍玉的海面上，使人想起那是一粒杏仁，嵌在一片蜜製糕餅上。

有什麼地方正在吹角，或在海邊小船上，或在山脚下牧畜場養羊處。聲音那麼輕，那麼長，那麼遠，那麼繚繞。在耳邊，在心上，或在空氣中，它便融解了。它像呼喊，着誰，又像答應誰的招呼。

「它在喊誰？」

「誰注意它，它就在喊誰。」

有三個人正在注意到它，這是三個年紀很輕的女孩子，她們正從公園中西端白楊林穿過，在一個低低的松樹林裏覓取上山的路徑。最前面的是個年約二十三、四，高壯健全，其男子型穿白色長袍的女子，名叫蒲靜，其次是個年約十六，身材秀雅，穿了淺綠色教會中學制服的女子，名叫儀青，最後是個年約二十，黑臉長眉活潑快樂着紫色衣裙的女子，名叫黑鳳。

三個人停頓在松樹林裏，聽了一聽角聲，年紀頂小的儀青說笑話：

「它在喊我。她告我天氣太好，使它憂愁！」

黑鳳也說笑話：

「它給了我些東西，也帶走了我一些東西。這東西卻不屬於物質，只是一縷不可捉摸的情緒。」

那年紀大的蒲靜說：

「我只聽到它說：以後再不許小孩子讀詩了，許多聰明小孩讀了些詩，處處就找詩境，走路也忘掉了。」

蒲靜說過以後，當先走了。因為貪圖快捷，她走的路便不是一條大路。那中學生是光着兩隻腿，不着襪子，平常又怕蟲怕刺的，因此埋怨引路的一個，以為所引的路不是人走的路。

「怎麼樣，引路的，你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面前全是亂草，我已經不能再動一步了。我們只要上山，不是探險。」

前面的蒲靜說：

「不礙事，我的英雄，我的詩人，這裏不會有長蟲，不會有刺！」

「不成不成，我不來！」

最後的黑鳳，看到儀青趕不上去，有點發急了，就喊蒲靜：

「前面的慢走一點，我們不是充軍，不用忙！忙也沒有好處的！」

蒲靜說：

「快來，快來，有好處，一上來就可看到海了！」

儀青聽到這個話，就忘了困難跑過去，不一會，三個人都已上了山脊，從小松間穿過去，已可以看到海景的一角。

那年紀頂小美麗如畫的儀青，帶點兒驚訝喊着：

「看，那一片海！」她彷彿第一次看到過海，把兩隻光裸爲日光炙成棕色的手臂向空中伸去，好像要捕捉那遠遠的海上的一霎蔚藍，又想抓取天畔的明霞，又想撈一把大空中的清風。

但他們還應當走過去一點，才能遠望各處，蒲靜先走了幾步，到了一個小坑邊，回過身來，一隻手攀攏着一株松樹，一隻手伸出來接引後面的兩個人。

「來，我拖你，把手送給我！」

「我的手是我自己的，不送人。」

那年紀頂小的儀青，一面笑一面說，卻很敏捷的蹶過了小坑，在前面趕先走去了。蒲靜依然把手伸出，向後面的黑鳳說：

「把手送我。」

「我的手也不送人。」

一面笑一面想躡過小坑，面前有個低低的樹枝卻把她的頭髮抓住了，蒲靜趕忙爲她去解除困難。

「不要你，不要你，我自己來！」黑鳳雖然那麼說，蒲靜卻依然捧了她的頭，爲她把樹枝去掉，做完了這件事情時，好像需要些報酬，想把黑鳳那雙長眉毛吻一下，黑鳳不許可，便在蒲靜手背上打了一下，也向前跑去了。

那時節女孩子儀青已爬到了半山一個棕色岩石上面了，岩石高了一些，因此小松樹便在四周顯得低了許多，眼目所及也寬綽了許多。

「你們趕快來，這裏多好！」

她把她的手向空中舉起，做出一個天真而且優美的姿勢，招呼後面兩個人。

不多久，三人就並排站在樹林中那個棕色岩石上了。

天氣過不久就會雲夜了。遠處的海，已從深藍敷上了一層銀灰，有說不分明的溫柔。山上各處小小白色房子，在濃綠中皆如帶着害羞的神氣。海水浴場一隅飯店的高樓，已開始了管弦樂隊的合奏。一鉤新月已白白的畫在天空中。日頭落下的一方，半邊天皆爲所燒紅。一片銀紅的光，深淺不一，彷彿正在努力向高處爬去，在那紅光上面，游移着幾片紫色雲彩。背了落日的山，已漸漸的在一陣紫色的薄霧裏消失了它固有的色彩，只剩下一種山峯的輪廓。微風從樹枝間掠過時，把枝葉搖得刷刷作響。

年紀較大的蒲靜說：

「小孩子，坐下來！」

當兩個女孩子還在那裏爲海上落日紅光所驚訝，只知道向空中輕輕的搖着手時，蒲靜已用手作枕，躺到平平的乾淨石頭上了。

躺下以後她又說：

「多好的牀鋪！睡下來，睡下來，不要辜負這一片石頭，一陣風！」

因爲兩個女孩子不理會她，便又故意自言自語的說：

「一個人不承認在大空中躺下的妙處，她也就永遠不知道天上星子同月亮的好處。」

儀青說：

「臥看牽牛織女星，坐看白雲起，我們是負手眺海雲，目送落日向海沈！」

「這是你的詩嗎？」黑風微笑的問着，便坐下來了，又說，「石頭還熱熱的。」又說：「詩人，坐下來，你就可以聽聽樹枝的唱歌了。它正在唱歌！」

女孩子儀青理她的裙子，就把手遞給了先前坐下來的黑鳳，且傍着她坐下。

蒲靜說：

「躺下來，躺下來，你們要做詩人，想同自然更親切一些，就去躺在這自然懷抱裏，不應當菩薩樣子坐定不動！」

「若躺到這微溫石頭上是詩人的權利，那你得讓我們來躺，你無分，因為你自己不承認你作詩！」

於是蒲靜自己坐起來，把兩個女孩子拉過身邊，只一下子就把兩個人壓倒了。

可是不到一會，三個人已並排躺在那棕色岩石上。

黑鳳躺下去時，好像發現了什麼嶄新的天地，萬分驚訝，把頭左右轉動不已。

「喂，天就在我頭上！天就在我頭上！」她舉起了手，「我抓那顆大星子，我一定要抓它下來！」

儀青也好像第一次經驗到這件事，大驚小怪的嚷着，以為海是倒的，樹是倒的，天同地近了不少。

蒲靜說：

「你們要做詩人，自己還不能發現這些玩意兒，怎麼能寫得出好詩？」

儀書說：

「以後誰說『詩』誰就是傻子。」

黑風說：

「怎麼辦？這裏那麼好！我們怎麼辦？是不是在傻子啞子以外還有個不太受褒貶的字眼兒？」

蒲靜因為黑風會唱歌，且愛聽她唱歌，就請她隨便唱點什麼，以為讓這點微風，還一派空氣，把歌聲帶到頂遠頂遠一處，融解到一切人的心裏去，融解到黃昏所佔領的這個世界每一個角隅上去，不算在作一件蠢事情。並且又說祇有歌能夠說出大家的歡欣。

黑風輕輕的快樂的唱了一陣子，又不接下去了。就說：

「這不是唱歌的時候。我們認識美，接近美，只有沈默才是最恰當的辦法。人類的歌聲，同人類的文字一樣，都那麼異常簡單和貧乏，能唱出的，能寫出的，不過是人生浮面的得失哀樂。至於我們現在這種情形下面，能夠用一種聲音一種文字說得分明我們所覺到的東西嗎？絕對不能，絕對不能。」

蒲靜說：

「要把目前一切用歌聲保留下來，這當然不能夠。因為這時不是我們得到了什麼，也不是失掉了什麼，只是忘掉了自己。忘掉，這不行的！不過當我們靈魂或這類東西，正在融解到一霎微妙光色裏時，我們得需要一隻歌，因為只有它可以融解我們的靈魂！」

這不像平時蒲靜的口氣，顯然的，空氣把這個女人也弄得天真嚙舌起來了。她坐了起來，見儀青只是微笑，就問儀青：「小詩人，……你說你的意見，怎麼樣？」

她仍然微笑，好像微笑就是這年青女孩全部的意見。這女孩子平時最愛說話也最會說話，但這時只是微笑。

黑鳳向蒲靜說：

「你自己的意見怎麼樣？」

蒲靜輕輕的說：「我的意見是——」她並不把話繼續下去，卻拉過了儀青的手，放在嘴邊挨了一下，且把黑鳳的手捏着，緊緊的捏着，不消說，這就是她的意見了。

三個人俱會心當前沈默是必需的事，風景的美麗，友誼的微妙，皆只宜從沈默中領會，去體會。

但過了一會，儀青想談話了，卻故意問蒲靜：「怎麼樣來認識目前的一切，究竟你是什麼意見？」

蒲靜說：

「我不必說，左邊那株松樹就正在替我說！」

「說些什麼？」

「它說：誰說話，誰就是傻子，誰唱歌，誰就是瘋子，誰問，誰就是又傻又瘋的……」

儀青說：

「你又罵人！黑風，她罵你！捏她，不能饒她！」

黑風說：

「她不罵我！」

「你們是一幫人。可是不怕你們成幫，我問你，詩人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因為黑風並不為儀青對付蒲靜，儀青便撇了一下小嘴，輕輕的說。

蒲靜說：

「儀青你要明白麼？詩人是先就自己承認自己是個傻子，所以來複述樹枝同一切自然所說無聲音的話語，到後就成爲詩人的。」

「他怎麼樣複述呢？」

「他因爲自己以爲明白天地間許多祕密，卽或在事實上他明白的並不比平常人多，但他卻不厭煩瑣的，天真爛漫來複述那些祕密，譬如，樹杪木末在黃昏裏所作的低訴，露水藏在草間的羞怯，流星的旅行，花的微笑，他自信懂得那麼多別人所不懂的事情，他有那分權利，也正有那分義務，就來作詩了。」

「可是，詩人處處像傻子，尤其是在他解釋一切，說明一切，形容一切時，所用的空字眼兒，所說的空話，不是傻子誰能夠那麼做。不過若無這些詩人來寫詩，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

「眼前我們就不需要一個詩人，也並不需要詩。」

「以後呢？假如以後我們要告給別一個人，告給一百年一千年的人，怎麼樣？」

蒲靜回答說：

「照我說來若告給了他們，他們祇知道去讀我們的詩，反而不知道領會認識當前的

東西了。美原來就是不固定的，無處不存在的，詩人少些，人類一定也更能認識美接近美些。詩人並不增加聰明人的知慧，祇不過使平常人彷彿聰明些罷了。讓平常人去附庸風雅，商人賞花也得吟詩填詞，軍人也只想磨盾題詩，全是過去一般詩人的罪過。」

儀青說：

「我們不說罪過，我們祇問一個好詩人是不是也有時能夠有這種本領，把一切現象用一組文字保留下來，雖然保留下來的不一定同當時情景完全相同，卻的的確確能保留一些東西。我還相信，一個真的詩人，他當真會看到聽到許多古怪東西！」

蒲靜微笑把頭點着，「是的，看到了許多，聽到了許多。用不着詩人，就是我，這時也聽到些古怪聲音！」

黑鳳許久不說話，把先前一時在路上採來的紫色野花，捏碎後撒滿了儀青一身，輕輕的說：「借花獻佛。真是個舌底翻蓮的如來佛！」

儀青照例一同蒲靜談論什麼時，總顯得又熱情又興奮，黑鳳的行爲卻妨礙不了她那問題的討論。她問蒲靜：

「你聽到些什麼？」

蒲靜把散在石上的花朵捧了一手撒向小女孩子儀青頭上去。

「我現在正聽到那株松樹同那幾顆高高的槐樹在討論一件事情，她說：『你們看，這三個人一定是城裏人，一定是幾個讀書人，日光下的事情知道得那麼少，因此見了月亮，見了星子，見了落日所烘的晚霞同一汪鹽水的大海，一根小草，一顆露珠，一朵初放的花，一片雌枝的木葉，莫不大驚小怪，小氣處同俗氣處真使人難受！』」

「假如樹木全有知覺，這感想也並不出奇！」

「她們並沒有人所謂知覺，但對於自然的見識，所閱歷的可太多了。她們一切見得多，所以她們就從不會再有什麼驚訝，比人的確穩重世故多了。」

儀青說：「我們也並不驚訝！」

蒲靜說：「但我們得老老實實承認，我們都有點兒傻，我們一到了好光景下面，就不能不傻，這應當是一種事實。不只樹木類從不討論這些，就是其餘若干在社會中為社會活着的人，也不會來作這種討論！」

「這是不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地方，因為你說你懂松樹的話，難道你就不擔心松樹也懂你的話嗎？你不怕『告密』嗎？」

因為儀青在石上快樂的打着滾，把石罅小草也揉壞了，黑鳳就學蒲靜的神氣。調弄儀青：

「我聽到身邊小草在埋怨：那裏來那麼多橫蠻不講道理的人，我們不惹她，卻來折磨我們！只有詩人是這樣子，難道蹂躪我的是個候補詩人嗎？」

「再說我揍你，」儀青把手向黑鳳揚起。「我盼望××先生再慢來些，三天信也不來。」

××是黑鳳的未婚夫，說到這裏，兩人便笑着各用手撈抓了一陣。因為帶球形的野花宜於穿成頸圈，儀青掙脫身，走下石壁採取野草去了。

到後蒲靜卻正正經經的同黑鳳說：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想起一本書。××先生往年還只能在海濱遠遠的聽那個風子姑娘說話，我們現在卻居然同你那麼玩着鬧着了。我問你，那時節在沙上的你同現在的你，感想有甚麼不同處沒有？」

黑鳳把蒲靜的手拉到自己頭上去輕輕的說，「這就不同！」她把蒲靜的手掌攤開覆着自己眼睛。「兩年前也是那麼夏天，我在這黃昏天氣下，只希望有那麼一隻溫柔的手

把我的臉搗着，且希望有一個人正想念着我，如今臉上已有了那麼一隻手，且還有許多人想着我！」

蒲靜輕輕的說：「恐怕不是的，你應當說：從前我希望一個男人想我，現在我卻正在想着一個男人！」

「蒲靜，你不忠厚。你以為我……他今天還來了兩個信！」

「來信了嗎？我們以為還不來信！夢珂××的事情怎麼樣了？」

「毫無結果。他很困難，各處皆不接頭，各處全不知夢珂被捕究竟在什麼地方。他還要我向學校請假四天，一時不能回來！」

「恐怕完事了，他們全是那麼樣子辦去。某一方面既養了一羣小鬼，自然就有一個地獄來安置這些小鬼的。」

黑鳳大約想起她兩年前在沙上的舊事，且想起行將結婚的未婚夫，因事在上海南京冒暑各處走動的情形，便沈然了。

蒲靜把手輕柔的摸着黑鳳的臉頰，會心的笑着。

儀青把穿花串的細草採回來了，快樂而興奮，爬上了岩石，一面揀選石上的花朵，

一面只是笑。

黑鳳說：

「儀青，再來辯論一會，你意思要詩，蒲靜意思不要詩，你要詩的意思，不過是以爲詩可以述說一切，記錄一切。但我看你那麼美麗，你笑時尤其美，什麼文字寫成的詩，可以把你這笑容記下？」

儀青說：「用文字寫成的詩若不濟事時，用一串聲音組成的一隻歌，用一片顏色描就的一幅畫，總作得到。」

蒲靜說：「可是我們能畫麼？我們當前的既不能畫，另一時離遠的還會畫什麼？」
黑鳳向蒲靜說：

「你以爲怎麼樣合宜？你若說沈默，那你不必說，因爲沈默只能認識，並不能保存我們的記錄。」

蒲靜說：

「我以爲只有記憶能保存一切。一件任何東西的印象，刻在心上比保存在曲譜上或畫布上總完美些，高明些。……」

儀青搶着說道：

「這是自然的事。不過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的心能夠保存美的印象？多數人的記憶，都耗在生活瑣事上和職務上去，多數人只能記憶一本日用賬目，或一堆上司下屬的臉子，多數人各在例行公事同例行習慣上注意，打發了每個日子，多數人並不宜於記憶！天空縱成天掛着美麗的虹，能擡起頭來看看的固不乏其人，但永遠低着個頭在工作上注意的一定更多。設若想把自然與人生的種種完美姿式，普遍刻印於一切人心中去，不依靠這些用文字同聲音，顏色，體積，所作的東西，還有別的辦法？沒有的，沒有的！」

「那麼說來，藝術不又是爲這些俗人愚蠢人而作的了麼？」

「決不是爲庸俗的人與愚蠢的人而產生藝術，事實上都是安慰那些忙碌到只知競爭生活卻無法明白生活意味的人而需要藝術。我們既然承認藝術是自然與人生完美形式的模仿品，上面就包含了道德的美在內，把這東西給愚蠢庸俗的人，雖有一時將使這世界上多了些偽藝術作品與偽藝術家，但它的好處仍然可以勝過壞處。」

蒲靜說：

「儀青小孩子，我爭不贏你，我只希望你成個詩人，讓上帝折磨你。」說後又輕輕

的說：「明年，後年，你會同鳳子一樣的把自己變成一句詩，儘選字兒押韻，總押不妥貼，你方知道……」

晚風大了些，把左邊同岩石相靠的樹枝葉掃着石面，黑鳳因為蒲靜話中說到了她，她便說：「這是樹的嘲笑，」且說：「儀青你讓蒲靜一點。你看，天那邊一片綠雲多美！且想想，我們若邀個朋友來，邀個從來不曾到過這里的人，忽然一下把她從天空捧到這地面，讓她爲身邊一切發呆，你想怎麼樣？」

她學了蒲靜的語氣說：「那槐樹將說……」

「不要槐樹的意見，要你的意見。」

儀青業已坐起來了些時節，昂起頭，便發現了天上了一角的兩粒星子，她說：

「我們在這裏，若照樹木意見說來已經夠俗氣了，應當來個不俗氣的人，——就是說，見了這黃昏光景，能夠全不在乎談笑自若的人，只有夢珂女士好。××先生能夠把她保出來，接過來，我們四個人痛痛快快玩個夏天可太好了。」

「她不俗氣，當真的。她有些地方像個男子，有些地方男子還不如她！」
儀青又說：

「我希望她能來，只有她不俗氣，因為我們三個人，就如蒲靜，她自己以為有哲學見解反對詩，就不至於為樹木所笑，其實她在那裏說，她就墮入『言詮』了。」

蒲靜說：

「但她一來我想她會說『這是資本主義下不道德的禽獸享樂的地方，』好像地方好一點，氣候好一點，也有罪過似的。樹木雖不嫌她如我們那麼俗氣，但另外一種氣也很雅。」

儀青說：「這因為你不認識她，你見過她就不會那麼說她了。她的好處就也正在這些方面可以看出。她革命，吃苦，到吳淞絲廠裏去做一毛八分錢的工，回來時她看得十分自然，只不過以為既然有多少女人在那裏去做，自己要明白那個情形，去做就得了。她作別的苦事危險事也一樣的，總不像有些人稍稍到過什麼新生活蕩過一陣，就永遠把那點經驗眩人。她雖那麼切實工作，但她如果到了這兒來，同我們在一塊，她也會同我們一樣，為目前事情而笑，決不會如某種俗氣的革命家，一見人就只說：『不好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了中國，×××是賣國賊。』她從不亂喊口號，不矜張，這才真是能夠革命的人！」

黑鳳因為蒲靜還不見到過夢珂，故同意儀青的說明，且說：

「是的，她真會這樣子。她到這兒來，我們理解她，同情她那分稀有的精神，她也能理解我們，同意我們。這纔真是她的偉大處。她出名，事情又做得多，但你問她面對面時，她不壓迫你。她處處像一個人，卻又使你們愛她而且敬她。」

蒲靜說：

「黑鳳，你只看過她一面，而且那時是她過吳淞替××先生看你的！」

「是的，我見她一面，我就喜歡她了。」黑鳳好像有一個過去的影子在心頭掠過，有些害羞了，便輕輕的說：「我愛她，真是的。革命的女子性格那麼樸素，我還不見過第二個！」

儀青就笑着說：

「她說你很聰明很美！」

「我希望她說我『很有用』。」黑鳳說時把儀青的手捏着。

「這應當是你自己所希望的，」蒲靜說：「你給人的第一面印象實在就是美，其他德性常在第二面方能顯出。我敢說××先生對於你第一面印象，也就同夢珂一樣！」

黑鳳帶着害羞的微笑，望着天末殘餘的紫色，「我歡喜人對於我的印象在美麗以外。」

儀青說：「我本來長得美，我就不歡喜別人說我不美。」

蒲靜說：「美麗並不是罪過。真實的美麗原同最高的道德毫無畛域。你不過擔心人家對於你的稱讚，像一般所謂標緻漂亮而已。你並不標緻豔麗，但你卻實在很美。」

「蒲靜，爲什麼人家對於你又常說『有用』？爲甚麼她不說我『有用』？」

蒲靜回答她說：

「這應當是你自己的希望！譬如說，你以爲她行爲是對的，工作是可尊敬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應當從她取法，不必須要她提到。至於美，有目共賞，……」

「得了，得了，我們這些話不會更怕樹木笑人嗎？」

晚風更緊張了些，全個樹林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搖着，刷刷作響，三人略沈默了一會，看着海，而前的海原來已在黃昏中爲一片銀霧所籠罩，鬚髯更近了些。海中的小山已漸漸的模模糊糊，看不出輪廓了。天空先是淺白帶點微青，到現在已轉成藍色了。日影處已由銀紅成爲深紫，幾朵原作紫色的雲又反而變成淡灰色，另外一處，一點殘餘的

光，卻把幾片小小雲彩，烘得成墨黑顏色。

樹林重新響着時，儀青向蒲靜說：

「古代有人識鳥語，如今有人能翻譯樹木語言，可謂無獨有偶。只是現在它們說些什麼？」

蒲靜說：

「好些樹木都異口同聲說：『今天很有幸福，得聆一個聰明美麗候補詩人的妙論。』」

儀青明知是打趣她，還故意問：

「此後還有呢？」

「還有左邊那株偃蹇瀟灑的松樹說：『夜了，又是一整天的日光，把我全身都曬倦了！日頭回到海裏休息去了，我們也得休息。這些日子月亮多好！我愛那粒星子，不知道她名字，我仍然愛她。我不歡喜燈光。我擔心落雨，也討厭降霧。我想那岩石上面那三個年青人也應當回家了，難道不知道天黑，快找不着路嗎？』可是那左邊瘦長幽默的松樹卻又說：『詩人是用螢火蟲照路的，不必為他們擔心。』另一株樹又說：『這幾天

還不見打了小小火炬各處飛去的夜遊者！」那幽默松樹又說：「不礙事，三個人都很勇敢，尤其是那個年輕的女孩子，別擔心她那麼美，那麼嬌，她還可以從懸崖上跳下去的！」別的又問：「怎麼，你相信她們會那麼做？」那個就答：「我本不應當相信，但從她們那份談論神氣上看來，她們一定不怕危險。」

儀青說：

「蒲靜，你翻譯得很好，我相信這是忠實的翻譯。你既然會翻譯，也請你替我把話翻譯回去，你爲我告那株松樹，（她手指着有幽默神氣的一株）你說：『我們不怕夜，這裏月亮不夠照路，燈火蟲還不多，我們還可以折些富於油脂的松枝，從石頭上取火種，燃一堆野火照路！』」

黑鳳因爲兩個朋友皆是客人，自己是主人，想家中方面這時應當把晚飯安排妥當了，就說：

「不要這樣，還是向樹木說『再見』罷。松樹忘了告給我們吃飯的時間，我們自己可得記着！」

幾個人站了起來，儀青把穿好的花圈套到黑鳳頸上去，黑鳳說：「詩人，你自己

戴！」儀青一面從低平處跳下岩石，一面便說：「詩人當他還不能把所寫的詩代替花圈獻給人類中最完美的典型時，他應當先把花圈來代替詩，套到那人類典型頭上去！」因為她恐怕黑鳳還會把花圈套回自己頸頸上來，平時雖然膽子極小，這時卻忘了黑黝黝的松林中的一切可怕東西，先就跑了。

他們的住處在山下，去他們談笑處約有半里路遠近，幾個人走回所住的小小白房子，轉到山上大路邊時，寂寞的山路上帶燈業已放光。幾個人到了家中，洗了手，吃過飯，談了一陣，各人說好應當各自回到所住那間小房中去作自己的事情。儀青已定好把一篇法文的詩人故事譯出交卷。蒲靜已定好把所念的一章教育史讀完，黑鳳則打算寫信給她的未婚夫××，詢問南京情形，且告給這方面三個人的希望，以為如果夢珂想法保出來了，必無問題可言，務必邀她過海濱來休息一陣，一面可以同幾個好朋友玩玩，一面也正可以避避嫌，使偵探不至於又跟她過上海不放鬆她。又預備寫信給她的父親，詢問父親對於她結婚的日子，看什麼時節頂好。他們談到各人應作的事情時，並且互相約定，不管有什麼大事，總不許把工作耽誤。

蒲靜同儀青回到樓下自己臥室裏去了，黑鳳因為還有些事告給新來的娘姨，便獨自

在客廳中等待着，且裝作一個名爲「費家二小」的鄉下女孩子說話，這鄉下女孩，正是她自己所作的一篇未完事的小說上人物。

把一些事教給了娘姨以後，她就在客廳旁書房中寫信。信寫好時，看看桌上的小鐘，正十點四十分。剛想上樓去看看兩個人睡了沒有。門前鈴子響了一陣，不見娘姨出去開門，就走去看是誰。出去時方知道是送電報的，着忙簽了個字，一個人跑回書房去，把電碼本子找到了，就從後面起始翻出來。電報是從南京來的，上面說「夢珂已死，余過中一行卽回。」把電翻完，又看看適間所寫的信，黑鳳心想：「這世界，有用的就是那麼樣子結果！」

她記起了夢珂初次過吳淞學校去看她的情形，心裏極其難過，就自言自語說她「勇敢的同有用的好人照例就是這樣，於是剩下些庸鄙怕事自足糊塗的……」又說：「我不是小孩子，哭有什麼用？」原來這女孩子眼睛已紅了。

她把電報拿上樓去，站在蒲靜的臥室外邊，輕輕的敲着門。蒲靜問：「黑鳳，是你嗎？」她便把門推開走到蒲靜身後站了一會兒，因爲蒲靜書讀得正好，覺得既然這人又不曾見過夢珂，把這種電報擾亂這個朋友也不合理，就不將電報給蒲靜看。蒲靜見黑鳳

站在身後不說話，還以為祇是妨礙她讀書，就問黑鳳：「信寫好了沒有？」

黑鳳輕輕的說：「十一點了，大家睡了罷。」

心中酸酸的離了蒲靜的房間，走到儀青房門前，輕輕的推開了房門，祇見儀青穿了那件大紅寢衣，把頭伏在桌子上打盹，攀着這女孩子肩膀搖了她一下，儀青醒來時就說：

「不要鬧我，我在划船！我剛睡着，就到了海上，坐在三角形白帆邊了。」等一等又說：「我文章已譯好了。」

「睡了罷，好好的睡了罷。我替你來攤開鋪蓋。」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你信寫好了嗎？」

黑鳳輕輕的說：「好了的。你睡了，小心招涼。我們明天見吧！」

「明天上山看日頭，不要忘記！」

黑鳳說：「不會忘記。」

因為儀青說即刻還要去夢中駕駛那小白帆船，故黑鳳依然把那電報捏在手心裏，吻了一下儀青美麗的額角，就同她離開了。

她從儀青房中出來時，坐在樓梯邊好一會。她努力想自己弄得強硬結實一點，不許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當然的。有些人爲每個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爲一種理想日子而生活。爲一個遠遠的理想，去在各種折磨裏打發他的日子，爲理想而死，這不是很自然麼？倒下的，死了，殞了，腐爛了，便在那條路上，填補一些新來的更年青更結實就像伙，便這樣下去，世界上的地圖不是的變換了顏色麼？她現在好像完了，但全部的事並不完結。她自己不能活時，便應當活在一切人的記憶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確並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儀青會先告她夢裏駕駛小船的經驗，以及那點任意所爲的快樂，但她卻將告給儀青這個電報的內容，給儀青早上一分重的悲感！她記起儀青那個花圈了，趕忙到食堂裏把它找得，掛到書房中夢珂送她的一張半身相上去。

廿二年六月青島（登在新社會半月刊第五卷三號至六號）

卅年一月十四在昆明重校

卅一年五月十一在昆明重校

賢 賢

賢賢在山東大學女生中，年紀大致是頂小的一個。身體纖秀異常，臉龐小小的，白白的，圓圓的，似乎極宜於時刻刻向人很和氣的微笑。女同學中見到這女孩子樣子很美，而貌帶有一點稚氣，自然不免看得輕而易與。但因爲另外一種原因，誰也不會有意思這女孩子下不去。

她住在第七號女生宿舍。當同房間三鋪小鐵牀上，一大堆衣被下面，三個同學還各個張着大嘴打鼾時，賢賢很早的一個人就起身，把一切通通整理好了。那時她正拿了牙刷同手巾從盥洗間走回房裏去，就見到新換來替工的那個小腳婦人，把掃帚擱到同學書桌上，卻使用自己桌上那把梳子，對準牆邊架上一面銅邊大鏡，歪了一個大頭，調理她的頭髮。賢賢走進房後，這不自棄的愛好的山東鄉下婦人，才忙着放下梳子，抓了掃帚，很用力的打掃腳下的地板，似乎表明她對於職務毫不苟且，一定得極力把灰塵揚起，又才能證明打掃的成績。

賢賢一面忽忽忙忙的，用小刷子刷理那為婦人私下用過的梳子，一面就輕輕的說：「娘姨，請你灑一點水再掃：輕一點，莫驚吵她們先生！」

這婦人好像一點不明白這些話的意義，又好像因為說話的是賢賢，就不應當認真，又好像記起自己的頭髮，也應得學小姐們的辦法處治一下，才合道理，聽到賢賢說話時，就只張開嘴唇，癡癡的望着這女孩子烏青的頭髮，同一堆頭髮下那張小小白臉出神。過一會，望見女孩子拉開了抽屜，把梳子收藏到一個小盆子裏去後，再才記起了掃地的事，方趕忙把掃帚塞到一個女生牀鋪下，亂撈了兩下，那麼一來無意中就碰倒了一個瓶子之類，那空瓶子在地板上滾着，發出很大的聲音，這婦人便顯得十分忙亂，不知所措，把一個女生的皮鞋，拿在手上，用手掌抹了一下鞋尖同鞋底灰塵，又胡亂放到同學被蓋上去。且面對賢賢，用一種下賤的醜像，略微伸了一下首頭。

賢賢一面望着，一面微笑，輕輕的喊着：「娘姨！」

另外一個在牀鋪上把牀鋪壓得軋軋有聲的女生，為牀鋪下的空瓶子聲音鬧醒了，半朦朧的說：「不要打掃罷，娘姨，你簡直是用掃帚同地板打仗呀！」

另一牀鋪上另一女生，也在半朦朧中，聽到這句話，且似乎感覺到呼吸中有些比空

氣較粗雜的灰塵了，便輕輕的哼了一聲，也把牀鋪壓得軋軋發響，用被頭蒙着腦袋，翻了一個身，朝牆壁一面睡去了。

賢賢望到這種情形，又望到幾個同學牀鋪上雜亂的衣服，笑了一笑，忽然忙忙取了一本書，同小麋鹿一樣，輕捷的，活潑的，出了那宿舍的房門，跑下樓梯到外邊去了。

到了外邊時，賢賢心想：「這早上空氣，多香多甜！」她記起了什麼書上形容到的句子，「空氣如香檳酒」，就覺得十分好笑。「時間還不過六點半鐘，雖八點上課，整整的有一點半。空氣這樣好，只願看書不願看一切，那倒真是書獃子了。時間多着哪，與其坐到石堆上讀書，還不如爬到山頂上去，看看海裏那一汪鹹水，同各處依傍山脚新近建築完工的大小紅瓦房子，這時是甚麼古怪景象，什麼希奇顏色罷。」

她於是過了大坪，向山脚那條路上走去。走過了大坪，繞過了那行將建築新房子炸出的石堆，再過去一點，卻看到那邊有個女同學，正坐在石頭上讀書。賢賢不欲打攪別人，心裏打量：不湊巧，碰到這邊來亂了別人，就趕忙退回，從另外一處上山的路走去。剛爬到山頂，在那大松樹下站定，微微的喘着氣，望着那一片淺藍桃灰的大海，如一片融化的光輝煜煜的寶石顏色，帶了驚訝的歡喜，只聽到背後有人趕來的脚步聲音，同

喘息聲音。

賢賢回頭一看，先前那個女同學的紅帽兒，就在白色的枯草後出現了。

「密司賢賢，你早！我看見你上來，怎麼不喊我！」

「密司竹子，你真早！我見你在山下念書，不好意思驚動你。」賢賢說着，稍稍有點藐視意思，因為她和這個同學並不單獨談過玩過，這同學還是剛從上海轉學來此不久的。

紅帽子說：「我見你上來了，我才敢上來。」

賢賢心想：「難道這種地方也有老虎咬人嗎？或者是……？」

日頭已從海裏浮出來了一會兒，這時又鑽進一片淺咖啡色的雲層裏去了，天上細雲皆如薄紅的桃花，四山皆成爲銀紅色，近處的海也包圍在一層銀灰色帶一點兒紅色的霧裏。遠遠的不知什麼地方，有石匠在打石頭，敲打得很有秩序。山下的房子都彷彿比平時小了許多，稀疏的，靜靜的，如排列無數玩具。兩個人於是就坐到那松樹下，爲當前一切出神。

那紅帽子女生，傍近賢賢立着，過了一會，便說道：

「密司賢賢，你戴我這頂紅帽子，一定更美麗一點，試戴戴看罷。」

賢賢正望到紅屋，用小孩子天真的也有點兒頑皮的聯想，估計把這同學放到遠處一點去，一定也像一個屋頂。忽聽同學說要她戴戴紅帽子，自己作屋頂倒不會打量司，就望紅帽子同學笑着，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是搖頭。

紅帽子同學，以為賢賢歡喜這頂帽子了，就把那頂帽子從頭上摘下來，要親自為賢賢戴一下，試試大小合不合。她的本意也許倒只在向賢賢表示一點好感。

賢賢說：「我不戴這個。戴到頭上去，人家在那邊山上望我們，會以為是一棟小房子。一定說：怎麼，學校在什麼時候，誰出得主意，蓋了那麼一座難看的亭子？」

紅帽子同學一面笑着面還是勸着，賢賢無辦法了，就老老實實說：「密司竹子，我不歡喜你這頂帽子！」那同學，聽到這坦白的話，儼然受了小小侮辱，抓起帽子回過頭去，望了好一會後邊的山景。

過了一會，紅帽子忽然又同賢賢說：

「密司賢賢，有個故事很有趣，我聽人說……」

賢賢一面看到海，從薄霧所籠罩的海面上點數小船，一面問：「是甚麼故事？」

「是個很有趣味的故事！」

「故事當然有趣，從誰聽來的？」說着，心中卻數着「第十九。」

紅帽子停了一下，想想如何敘述這個故事。過後才說：「這故事是我從光華聽來的。有一個出名的——或者說做小說出名的人，愛了一個女人。」

賢賢正望到海面一點白帆，想着某一次同她哥哥在海邊沙裏散步，哥哥告她中國舊詩裏，提到海上白帆的詩句，十分融和，覺得快樂，故顯出歡喜的樣子。又正想到這個禮拜盼望天氣莫生變化，莫刮風，好同哥哥到海邊去曬太陽讀書或划小船趁潮玩。

那紅帽子同學，以為賢賢專心在聽她說故事，就裝着為說故事而說故事的神氣，先用手抓了一下面前的空氣，「呀，這空氣多美，我說，你聽我說罷。好像是有那麼一個人，一個小說家，愛了一個女人，這女人是誰？……是學生啦。」說了望到賢賢，看賢賢神氣上這同學以為賢賢正在問「那結果？說下去罷。」於是她就又說：「自然要說下去的。這出名的人很好笑，做小說很出名，愛女人很傻氣，他為女人寫了三年信，說了多少可笑的話！（到這裏時又好像答覆賢賢一句問話似的），自然有話說呀，譬如……一個小說家自然要多少空話有多少空話！可是女人怎樣？照我想來女人是不會愛他的！

爲甚麼女人不愛他？這誰知道。總而言之，女人都不愛這種人，這不是女人的過錯。誰能說這是女人的過錯，知道的人多哪。他愛了這女人不算數，把聰明話說完後還說傻話：他將等十年。爲甚麼等，等些什麼，女人也不清楚。理想主義者，可不兒戲！可是這等是什麼意思？等等就嫁他嗎？誰知道是一種什麼打算。他說的等十年，這原是小說上的事情，這個人不作小說了，自己就來作小說上的人物。還有可笑的，……」

這時天空已不同了，薄薄的雲已向天之四垂散去，天中心一抹深藍，四周較淺較白，有一羣雁鵝在高空排成一條細細的線，緩緩的移動，慢慢的拉直又慢慢的扭曲。賢賢已默數了這東西許久，忽然得意的低低的囁着笑着：「密司竹子，密司竹子，你看那一條線，一共七十九隻！」

紅帽子朝向賢賢手指點處望去，便也看到了天上有些東西，卻無從證明賢賢所說出的數目。看了一會，那同學說：「賢賢你會做詩嗎？」

賢賢聽到這一問，就嗤的笑了。「我應當生活到一切可愛的的生活裏，還不適宜於闕上房門，裝成很憂愁很嚴肅的神氣，寫什麼詩！」

過一下，賢賢又說：「密司竹子，你說的故事怎麼了？我沒有聽到！」

「你不聽到，我再說一篇罷。」

這時雁鵝已入雲中了，海上的白帆也隱了，賢賢就說：「有好故事怎麼不說？我就歡喜聽人說那些高尚動人的故事。」

紅帽子說：「我說那個小說家愛女人，愛了三年不算傻，還要傻等十年，不知零些什麼，你是到過南京北京的，不知你聽說這個故事沒有？」

賢賢這次可注意聽到了，心中希奇得很，「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於是紅帽子又把那故事詳詳細細敘了一次。一面說，一面裝作完全不知所說起的就是賢賢哥哥的事情那種神情，一面又偷偷的注意到天真爛漫的賢賢，看賢賢究竟知不知道這會事。若明白了，又應當如何說，如何受窘。

賢賢說：「那男子你知道是誰呢？」

紅帽子說：「誰知道？這不過是一個故事，只知道是小說家罷了。」

「那女子呢？」

「大概姓張罷，不是姓張就是姓李，我似乎聽人家那麼說過。」

「名字呢？」

紅帽子望到賢賢不作聲，等一會兒才說：「我不清楚。」

「在什麼地方念書？是光華嗎？」

「在……不，不，在光華。不，不，我是從交大聽來的。不，不，應當發生在別一處。」還想說點別的話支吾，又不好說，這紅帽子便從賢賢眼色上搜尋了一會，估計這件事如何完結。顯然的，在這入語氣上稍稍有了點狼狽。她已經願意另外談一個題目了。她接着說：「天氣真好！」說了便輕輕的歎了一口氣，仍然同先前一樣，伸手抓了一把空氣，彷彿空氣裏有什麼東西可捕捉似的。

賢賢說：「密司竹子，你的故事從誰人聽來的？」

「從旁人聽來的，不是同學，是老同學。」

「你同我說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也告我一下。」

「沒有什麼意思，沒有的，並沒有的，……」

賢賢很坦白的說：「這是我哥哥的故事，我不願意人家把哥哥當傻子，因為他的行為很坦白誠實，不應當被人看成傻子的！假若他愛一個人，愛人難道是罪過嗎？」

紅帽子不知如何說下去了，從賢賢眼睛裏，紅帽子望出她自己的傻處，十分害羞，

本應在這小女孩子面前開心，反而被賢賢很坦白的樣子所窘了，紅帽子於是臉紅紅的站起身來，一句話不說就向山下跑了。

見到紅帽子跑去時，賢賢心想：「這人很古怪，爲什麼今天把哥哥事同我來說，看不得好結果了，爲甚麼就跑了。」她不過覺得這人古怪罷了，事情卽刻也就忘掉了，因爲她的年齡同性情，還不許她在這些不易索解的人事上多所追究。

第一堂下課時，紅帽子在甬道上見到了賢賢，臉卽刻又緋紅起來，着忙退回那空課堂來。賢賢覺得奇異，走近門邊去張望了一下，果然是紅帽子，一個人坐在角隅裏，低了頭看手上抄本，像在默誦一樣。

賢賢完全不明白人家是有意避她的，就走進去，「密司竹子，怎麼不下樓去，你躲誰？爲甚麼事情不理我了？」

紅帽子頭擡起來，害羞的笑着：「我下一堂還有課！」

賢賢毫不疑心這是一句謊話，自己就走了。

廿年三月廿七日在青島寫

卅一年五月在昆明改。

靜

春天日子極長。長長的白日，一個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陽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無事可作，皆在曬樓或空坪裏放風箏。天上白白的日頭慢慢的移，雲影慢慢的移，什麼人家的風箏脫線了，各處便有人仰了頭搜索天空，小孩子大聲亂嚷，手脚齊動，盼望到這無主風箏線頭，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裏，纏掛在屋角牆頭曬衣杖柱上。

女孩子岳珉年紀約十四歲左右，有一張營養不良的小小白臉，穿着新上身不久長可齊膝的藍布袍子，正在後樓頂曬臺上，望到一個從城裏不知誰處颯來的脫線風箏，在頭上高空裏斜斜的溜過去，眼看到那線脚曳在屋瓦上，隔壁人家曬臺間，有一個胖胖的婦人，正在用晾衣竹竿亂撈。身後樓梯有小小聲音，一個男小孩子，手脚齊用的爬着樓梯，不久一會，小小的頭顱就在樓口邊出現了。小孩子怯怯的，賊一樣的，轉動兩個活潑伶俐的眼睛，不即上來，輕輕的喊女孩子，

「小姨，小姨，婆婆睡了，我上來一會兒好不好？」

女孩子聽到聲音，忙回過頭去。望見小孩子就輕輕的罵着，「北生，你該打，怎麼又上來？等會兒你姆媽就回來了，不怕罵嗎？」

「小姨，我玩一會兒。你莫聲，婆婆睡了！」小孩重復的說着，帶點懇求神氣，聲音稚弱而十分柔和。

女孩子縐着眉嚇了他一下，便走過去，把小孩援上曬樓了。

這曬樓原如這小城裏所有平常曬樓一樣，是用一些木枋條，稀疏的排列到一個木架上，且多數是上了點年紀的。上了曬樓，兩人倚在朽爛發霉搖搖欲墜的欄干旁，數盡天上的大小風箏。曬樓下面是斜斜的屋頂，屋瓦疎疏落落，有些地方經過幾天春雨，都長了綠色霉苔。屋頂接連屋頂，曬樓左右全是別人家的曬樓。有曬衣服被單的，把竹竿撐得高高的，在微風中飄飄如旗幟。曬樓前面是石頭城牆，可以望到城牆上石罅裏植根新發芽的葡萄藤。曬樓後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軟，很溫柔的流着。河對面有一個大坪，綠得同一塊大氈茵一樣，上面還繡得有各種顏色的花朵。大坪盡頭遠處，可以看到好些菜園同一個紅牆小廟。菜園籬笆旁的桃花，同菴堂裏幾株桃花，正開得十分熱鬧。

日頭十分溫暖，景象極其沈靜，兩個人一句話不說，望了一會天上，又望了一會河

水，河水不像早晚那麼綠，有些地方似乎是藍色，有些地方又爲日光照成一片銀色。對岸那塊大坪，有幾處種得有油菜，菜花黃澄澄的如金子。另外草地上，有從城裏染坊中人曬得許多白布，長長的臥着，用大石塊壓定兩端。坪裏也有三個人坐在大石頭上放風箏，其中一個小孩，口含一個蘆管哨哪，吹着各樣送親嫁女的調子。另外還有三匹白馬，兩匹黃馬，沒有人照料，在那裏吃草，從從容容，一面低頭吃草一面散步。

小孩北生望到有兩匹馬跑了，就狂喜的喊着：「小姨，小姨，你看！」小姨望了他一眼，用手指指樓下，這小孩子懂事，恐怕下面知道，趕忙把自己手掌搗到自己的嘴唇，望望小姨，搖了一搖那顆小小的頭顱，意思像在說：「莫說，莫說。不要讓他們知道！」

兩個人望到馬，望到青草，望到一切，小孩子快樂得如癡，女孩子似乎想起很遠的一些別的東西。

他們是逃難來的，這地方並不是家鄉，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親，大嫂，姊姊，姊姊的兒子北生，小丫頭翠雲，一羣人中就只五歲大的北生是男子。胡胡塗塗坐了十四天小小蓬船，船到了這裏以後，應當換輪船了，一打聽各處，才知道武昌城還在被圍，過上海或過南京的船車，全已不能開行。到此地以後，證明了從上面聽來的消息並不確

實。既然不能通過，回去也不是很容易的，又花錢，又費事，還不大太平！因此照媽媽的主張，就找尋了這樣一間屋子權且居住下來，打發隨來的兵士過宜昌，並去信給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在此住下後，媽媽和嫂嫂只盼望宜昌有人來，姊姊只盼望北京的信，女孩岳珉便想到上海一切。她只希望上海先有信來，因此才好讀書。若過宜昌同爸爸住，爸爸是一個軍部的軍事代表，哥哥也是個軍官，不如過上海同教書的第二哥哥同住。可是武昌一個月了還打不下。誰敢說定，長江河道什麼時候才能通行？幾個人住此已經有四十天了，每天總是要小丫頭翠雲作伴，跑到城門口那家本地報館門前去，看報，看了報後又趕回來，將一切報上消息，告給母親姊姊。幾人就從這些消息上，找出些可安慰的理由來，或者互相談到晚上各人所作的好夢，從各樣夢裏，卜取一切不可期待的佳兆。母親原是一個多病的人，到此一月來各處還無回信，路費剩下來已有限得很，身體原來就很壞，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壞了。女孩岳珉常常就想到：「再有半個月不行，我就進黨務學校去也好罷。」那時黨務學校，十四歲的女孩子的確是很多的。一個上校的女兒有甚麼不合式？一進去不必花一個錢，六個月畢業後，派到各處去服務，還有五十塊錢的月薪。這些事情，自然也是這個女孩子，從報紙上看來，

保留在心裏，卻從不曾敢向母親提起的。

正想到黨務學校的章程，和自己未來的運數，小孩北生耳朵很聰銳，因恐怕外婆醒後知道了自己私自上樓的事，又說會掉到水溝裏折斷小手。這時節已聽到了樓下外婆咳嗽，就牽女孩的衣角，輕聲的說：「小姨，你讓我下去，大婆醒了！」原來這小孩子一個人爬上樓梯以後，下樓時就不知道怎麼辦，必需得人幫個忙，方能夠到梯邊去。

女孩岳珉把小孩子送下樓梯以後，看見小丫頭翠雲正在天井裏洗衣，也下樓去蹲到盆邊搓了兩下，覺得沒甚麼趣味，就說：「翠雲，你事忙，我為你樓上去曬衣服。」拿了些扭乾了水的溼衣，又上了曬樓。一會兒，就把衣晾好到竹竿上了。

這河中因為去橋較遠，爲了方便，還有一隻渡船，這渡船寬寬的如一條板橋，懶懶的擱在灘上。可是路不當衝，這隻渡船除了染坊中人曬布，同一些工人過河挑黃土，用得着牠以外，常常半天就不見一個人過渡。守渡船的人，這時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塊上睡覺，那船在太陽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無聊十分倦怠的樣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依隨水面微風滑動。

「爲甚麼這樣清靜？」女孩岳珉心裏想着。這時節，對河遠處卻正有製船工人，用

釘錘敲打船舷，發出砰砰龐龐的聲音。還有賣針線飄鄉的人，在對河小村鎮上，搖動小鼓的聲音。聲音不斷的在空氣中蕩漾，正因為這些聲音，卻反而使人覺得這城市更加分外寂靜。

過一會，從裏邊有桃花樹的小菴堂裏，出來了一個小尼姑，戴了頂黑色僧帽，穿一件灰色僧衣，手上提了個新竹籃子，揚長的越過大坪向河邊走來。這小尼姑走到河邊，便停在渡船上面一點，蹲在一塊石頭上，慢慢的捲起衣袖，各處望一會，又望了一陣天上的風箏，纔從容不迫的，從提籃裏取出一大束青菜，一一的拿到面前，在流水裏亂搖亂擺。因此一來，河水便發亮的滑動不止。又過一會，從城邊岸上來了一個鄉下婦人，在這邊岸上，喊叫過渡，渡船夫上船抽了好一會篙子，才把船撐過河，把婦人渡過對岸，不知爲甚麼事情，這船夫像吵架似的，大聲的說了一些話，那婦人一句話不說就走了。跟着不久，又有三個挑空籬筐的男子，從近城這邊岸上喚渡，船夫照樣緩緩的撐着竹篙，這一次那三個鄉下人，爲了一件事，互相在船上吵着，划船的可一句話不說，一擺到了岸，就把篙子釘在沙裏。不久那六隻籬筐，就排成一線，消失到大坪盡頭去了。

洗菜的小尼姑那時也把菜洗好了，正在用一段木杵，搗一塊布或是件衣裳，搗了幾

下，又把牠放在水中去拖擺幾下，於是再提起來用力搗着。木杵聲音印在城牆上，回聲也一下一下的響着。這尼姑到後大約也覺得這回聲很有趣了，就停頓了工作，尖銳的喊叫：「四林，四林，」那邊也便應着「四林，四林，四林。」再過不久，菴堂那邊也有女人銳聲的喊着「四林，四林，」且說些別的話語，大約是問她事情做完了沒有。原來四林就是小尼姑自己的名字！這小尼姑事作完了，水邊也玩厭了，便提了籃子，故意從白布上面橫橫的越過去，踏到那些空處，走回去了。

小尼姑走後，女孩岳珉望到河中水面上，有幾片菜葉浮着，傍近渡船緩緩的動着，心裏就想起剛才那小尼姑十分快樂的樣子。「小尼姑這時一定在菴堂裏把衣晾上竹竿了！……一定在那桃花樹下爲老師傅捶背！……一定一面口下念佛，一面就用手逗身旁的小貓玩！……」想起許多事都覺得十分可笑，就微笑着，也學習那小尼姑低低的喊着「四林，四林。」

過了一會，想起這小尼姑的快樂，想起河裏的水，遠處的花，天上的雲，以及屋裏母親的病，這女孩子，不知不覺又有點寂寞起來。

她記起了早上喜鵲，在曬樓上叫了許久，心想每天這時候送信的都來送信，不如下

去看看，是不是上海來了信。走到樓梯邊，就看見小孩子北生正輕腳輕手，第二回爬上最低那一級梯子。原來那小孩子也怪寂寞。

「北生你這孩子，不聽話，你娘快回來了，不要再上來了呀！」

下樓後，北生把女孩岳珉拉着，要她把頭低下，耳朵僥就到他小口，細聲細氣的說：「小姨，大婆又吐那個……。」

到房裏去時，看見躺在牀上的母親，靜靜的如一個死人，很柔弱很安靜的呼吸着，又瘦又狹的臉上，爲一種疲勞憂愁所籠罩。母親像是已醒過一會兒了，一聽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睜開了眼睛。

「珉珉，你爲我看看，熱水瓶裏的水還剩多少。」

一面爲病人倒出熱水調和庫阿可斯，一面望到母親日益消瘦下去的臉，同那個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說：「媽，媽，天氣好極了，曬樓上望到對河那小菴堂裏桃花，今天已全開了。」

病人不說什麼，只微微的笑着。想起剛才咳出的血，伸出自己那隻瘦瘦的手來，摸了摸自己的額頭，自言自語的說着，「我不發燒。」說了又望到女孩溫柔的微笑着。那

種笑是那麼動人憐憫的柔弱，使女孩岳珉低低的噓了一口氣。

「你咳嗽不好一點嗎？」

「好了好了，不要緊的，人不吃虧。我自己不小心，早上吃魚，喉頭稍稍有點火，不要緊的。」

這樣問答着，女孩便想走過去，看看枕邊那個小小痰盂。病人明白那個意思了，就說：「沒有什麼。」又說：「珉珉你站在那邊莫動，我看看，這個月你又長高了！簡直像個大人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像竹子罷，媽媽。我擔心得很，十五歲就這樣高，不好看。人太長高了要笑人的！」

靜了一會。母親記起什麼了。

「珉珉我作了個好夢，夢到我們已經上了船，三等艙裏人擠得不成個樣子。一面煩心一面我就想，三五天到了地，好好歇半個月。」

其實這夢還是病人捏造的，因為記憶力亂亂的，故第二次又來數說。

女孩岳珉望到母親同蠟做成一樣的小臉，就勉強笑着，「我昨晚當真夢到大船，還

夢到三毛老表來接我們，又覺得他是福祿旅館接客的招待，送我們每一個人一本旅行指南。今早上喜鵲叫了半天，我們算算看，今天會不會有信來。」

「今天不來明天應當來了！」

「說不定他自己會來！」

「報上不是說過，十三師在宜昌要調動嗎？」

「爸爸莫非已經動身了！」

「要來，應當先有電報來！」

兩人故意這樣樂觀的這樣那樣說着，互相哄着對面那一個人，口上雖那麼說着，女孩岳珉心裏卻那麼想：「媽媽你病怎麼辦？」病人自己也心裏想着：「這樣病下去真糟。」

姊姊同嫂嫂，從城北卜課回來了，兩人正在天井裏悄悄的說着話。女孩岳珉便站到房門邊去，裝成快樂的聲音：「姊姊，大嫂，先前有一個風箏斷了線，線頭搭在瓦上曳過去，隔壁那個婦人，用竹竿擡不着，打破了許多瓦，真好笑！」

姊姊說：「北生你一定又同姨姨上曬樓了，不小心，把脚摔斷，將來成跛子！做叫

花子。」

小孩北生正蹲在翠雲身邊洗菜，聽姆媽說起他不敢回答，只偷偷的望到小姨笑着。女孩岳珉一面向北生微笑，一面便走過天井，拉了姊姊往廚房那邊走去，低聲的說：「姊姊，看樣子，媽又吐了！」

姊姊說：「怎麼辦？北京應當來信了！」

「你們抽的籤？」

姊姊一面取那籤上的字條給女孩，一面向蹲在地下的北生招手，小孩走過身邊來，把兩隻手圍抱着他母親，「娘，娘，大婆又咯咯的吐了，她收到枕頭下！」

姊姊說：「北生我告你，不許到婆婆房裏去鬧，知道麼？」

小孩很懂事的說：「我知道。」又說：「娘，娘，對河桃花全開了，你讓小姨帶我上廳樓玩一會兒，我不吵鬧。」

姊姊裝成生氣的樣子，「不許上去，落了多久雨，上面滑得很！」又說：「到你小房裏去玩，你上樓，大婆要罵小姨！」

這小孩走過小姨身邊去，捏了一下小姨的手，乖乖的到他自己小臥房去了。

那時翠雲丫頭已經把衣搓好了，且用清水蕩過了，女孩岳珉便爲扭衣裳的水，一面作事一面說：「翠雲我們以後到河裏去洗衣，可方便多了！過渡船到對河去，一個人也不有，不怕什麼罷。」翠雲丫頭不說什麼，臉兒紅紅的，只是低頭笑着。

病人在房裏咳嗽不止，姊姊同大嫂便進去了。翠雲把衣扭好了，便預備上樓。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會日影，走到病人房門口望望。只見大嫂正在裁紙，大姊姊坐在牀邊，想檢察那小痰盂，母親先是不允許，用手攔阻，後來大姊姊依然見到了，只是搖頭。可是三個人皆勉强的笑着，且故意從別一件事上，解除一下當前的悲戚處，於是說起一個很久遠的故事。到後三人又商量寫信打電報的事情。女孩岳珉不知爲甚麼，心裏儘是酸酸的，站在天井裏，同誰生氣似的，紅了眼睛，咬着嘴唇。過一陣，聽翠雲丫頭在曬樓說話：

「珉小姐，珉小姐，你快上來，看新娘子騎馬，要過渡了！」

又過一陣，翠雲丫頭於是又說：

「看呀，看呀，快來看呀，一個一塊瓦的大風箏跑了，快來，快來，就在頭上，我們捉牠！」

女孩岳珉擡起來了頭，果然從天井裏也可以望到一個高高的風箏，如同一個吃醉了酒的巡警神氣，偏偏斜斜的滑過去，隱隱約約還看到一截白線，很長的在空中搖擺。

也不是爲看風箏，也不是爲看新娘子，等到翠雲下曬樓以後，女孩岳珉仍然上了曬樓了。上了曬樓，仍然在欄干邊傍着，眺望到一切遠處近處，心裏慢慢的就平靜了。後來看到染坊中人在大坪裏收拾布匹，把整匹白布摺成豆腐乾形式，一方一方擺在草上，看到尼姑菴裏瓦上有煙子，各處遠近人家也都有了煙子，她方離開曬樓。

下樓後，向病人房門邊張望了一下，母親同姊姊三人皆在牀上睡着了。再到小孩北生小房裏去看看，北生不知在什麼時節，也坐在地下小絨狗旁睡着了。走到廚房去，翠雲丫頭正在竈口邊板櫬上，偷偷的用無敵牌牙粉，當成水粉擦臉。女孩岳珉似乎恐怕驚動了這丫頭的神氣，趕忙走過天井中心去。

這時聽到隔壁有人拍門，有人互相問答說話。女孩岳珉心裏很希奇的想到：「誰在問誰？莫非爸爸同哥哥來了，在門前問門牌號數罷？」這樣打算，心便驟然跳躍起來，忙匆匆的走到二門邊去，只等候有什麼人拍門拉鈴子，就一定是遠處來的人了。

可是，過一會兒，一切又都寂靜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謂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曬樓柱頭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個地方，豎立在她們所等候的那個爸爸墳上一面紙製的旗幟。

（爲紀念姊姊亡兒北生而作。）

廿一年三月三十日在上海作

卅一年五月十日在昆明改正

主婦

碧碧睡在新換過的淨白被單上，一條琥珀黃綢面薄棉被裹着溫暖身子。長髮披拂的頭埋在大而白的枕頭中，翻過身時，現出一片被枕頭印紅的小臉，睡態顯得安靜和平。眼睛閉成一條微微彎曲的線。眼睫毛長而且黑，嘴角邊還釀了一小渦微笑。

家中女傭人打掃完了外院，輕腳輕手走到裏窗前來，放下那個布簾子，一點聲音把她弄醒了。睜開眼看看，天已大亮，並排小牀上綢被堆起像個小山，牀上人已不見（她知道他起身後到外邊院落用井水洗臉去了。）伸手把牀前小檯几上的四方鏡拿起，剛六點整。時間還早，但比預定時間已遲醒了二十分。昨晚上下多談了些閒話，一覺睡去直到同房起身也不驚醒。天氣似乎極好，人閉着眼睛，從睛空中時遠時近的鴿子唿哨可以推測得出。

她當真重新閉了眼睛，讓那點聲音像個搖牀，把她情感輕輕搖蕩着。

一朵眩目的金色葵花在眼邊直是晃，花蕊紫油油的，老在變動，無從捕捉。她想起

她的生活，也正彷彿是一個不可把握的幻影，時刻在那裏變化。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最可信的，說不清楚。她很快樂。想起今天是個希奇古怪的日子，她笑了。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樣一個日子裏，她和一個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點古怪的男子結了婚。爲安排那個家，兩人坐車從東城跑到西城，從天橋跑到後門，選擇新家裏一切應用東西，從臥房牀鋪到廚房碗櫃，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裏。從上海來的姊姊，從更遠南方來的表親，以及兩個在學校裏唸書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釘了一根看不見的發條，忙得輪子似的團團轉。紗窗，紅燈籠，賞下人用的紅紙包封，收禮物用的灑金箋謝帖，全部齊備後，好日子終於到了。正同姊姊用剪子鉸着小小紅喜字，預備放到糕餅上去，成衣人送來了一襲新衣。「是誰的？」「小姐的。」拿起新衣跑進新房後小套間去，對鏡子試換新衣。一面換衣一面胡亂亂的想着：

……一切都是偶然的，一時或此一時。想碰頭太不容易，要逃避也枉費心力。一年前還老打量穿件灰色學生制服，扮個男子過北平去讀書，好個浪漫的想像！誰知道今天到這裏卻準備扮新娘子，心甘情願給一個男子作小主婦！

電鈴響了一陣，外面有人說話，「東城陳公館送禮，四個小碟子。」新郎忙忽忽的拿了那個禮物向新房裏跑，「來瞧，寶貝，多好看的四個小碟子！你在換衣嗎？趕快來看看，送力錢一塊罷。美極了。」院中又有人說話，來了客人。一個表姊；一個史湘雲二世。人在院中大喉嚨嚷，「賀喜賀喜，新娘子隱藏到那裏去了？不讓人看看新房子，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機關布景，不讓人看？」「大表姐，請客廳坐坐，姊姊在剪花，等你幫幫忙！」「新人進房，媒人跳牆；不是媒人，無忙可幫。我還有事得走路，等等到禮堂去賀喜，看王大孃跳牆！」花匠又來了。接着是王宅送禮，周宅送禮；一個送的是瓷瓶，一個送的是陶俑。新郎又忙忽忽的抱了那禮物到新房中來，「好個花瓶，好個美人。碧碧，你來看！怎麼還不把新衣穿好？不合身嗎？我不能進來看看嗎？」「嗨，請不要來，不要來！」另一個成衣又穿來了。「大表姐來了。讓我進來看看好。」

於是兩人同在那小套間裏試換新衣，相互笑着，埋怨着。新郎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一件事情，雖熱心神氣間卻儼然以為不是一件真正事情，爲了必須從一種具體行爲上證實它，便想擁抱她一下，吻她一下。「不能胡鬧！」「寶貝，你今天真好看！」「唉，

唉，我的先生，你別碰我，別把我新衣揉皺，讓我好好的穿衣。你出去，不許在這裏搗亂！」「你完全不像在學校裏的樣子了。」「得了得了。不成不成。快出去，有人找你！得了得了。」外面一片人聲，果然又是有人來了。新郎把她兩隻手吻吻，笑着跑了。

當她把那件淺紅綢子長袍著好，輕輕的開了那扇小門走出去時，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個花瓶。一回頭見到了她，笑迷迷的上下望着，「多美麗的寶貝！簡直是……」「唉，唉，我的大王，你兩隻手全是灰，別碰我，別碰我。誰送那個瓶子？」「周三兄的賀禮。」「你這是什麼意思？頂喜歡弄這些容易破碎的東西，自己買來不夠，還希望朋友也買來送禮。真是古怪脾氣！」「一點不古怪！這是我的業餘興趣。你不歡喜這個花瓶子？」「唉，唉，別這樣。快洗手去盥來。你還是玩你的業餘寶貝，讓我到客廳裏去看看。大表姊又嚷起來了。」

一場熱鬧過後，到了晚上，幾人坐了汽車回到家裏，從××跟蹤來的客人陸續都散盡了。大姊姊表演了一齣崑劇遊園，哄着幾個小妹妹到廂房客廳裏睡覺去了。兩人忙了一整天，都似乎十分疲累，需要休息。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個朋友。朋友正把五斗櫥上一對羊脂玉盒子挪開，把一個青花盤子移到上面去。

像是讚美盤子，又像是讚美她，「寶貝，你真好！你累了嗎？一定累極了。」

她笑着，話在心裏，「你一定比我更累，因為我看你把那個盤子搬了五次六次。」

「寶貝，今天我們算是結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我看你今天簡直是同瓷器結婚，一時叫我作寶貝，一時又叫那盤子罐子作寶貝。」

「一個人都得到點嗜好，一有嗜好，總就容易積久成癖，欲罷不能。收藏銅玉，我無財力，搜集字畫，我無眼力，只有這些小東小西，不大費錢，也不是很無意思的事。並且人家不要的我來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你說什麼？人家不要的你來……」

停停，他想想，說錯了話，趕忙補充說道，「我玩盤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於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終於得到。寶貝，你真想不到幾年來你折磨我成什麼樣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說，「我以為你真正愛的，能給你幸福的，還是那些容易破碎的東西。」

他不再說什麼了，只是莞爾而笑。話也許對。她可不知道他的嗜好原來別有深意。他似乎追想一件遺忘在記憶後的東西，過了一會，自言自語說：「碧碧，你今年二十三歲，就作了新嫁娘！當你二十歲時想不到這一天？甜甜的眉眼，甜甜的臉兒，讓一個遠到不可想像的男子傍近身邊來同過日子。他簡直是飛來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你說，這是個人的選擇，還是機運的偶然？若說是命定的，倘若我不在去年過南方去，會不會有現在？若說是人爲的，我們難道真是完全由自己安排的？」

她輕輕的呼了一口氣。一切都不宜向深處走，路太遠了。昨天或明天與今天，在她思想中無從聯絡。一切若不是命定的，至少好像是非人爲的。此後料不到的事還多着哪。她見他還繼續討論一個不能有結論的問題，於是說，「我倦了。時間不早了。」日子過去了。

接續來到兩人生活裏的，自然不外乎歡喜同負氣，風和雨，小小的傷風感冒，短期的離別，米和煤價的記錄，搬家，換廚子，請客或赴宴，紅白喜事慶弔送禮。本身呢，懷了孕又生產，爲小孩子一再進出醫院，從北方過南方，從南方又過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來且悠然而逝。過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邊的小孩子，不知不覺間已將

近滿足兩週歲。這個從本身分裂出來的幼芽，不特已經會大喊大笑，且居然能夠坐在小椅子上充汽車夫，知道嘟嘟學汽車叫吼。有兩條肥碩脆弱的小腿，一雙向上飛揚的眉毛，一種大模大樣無可不可的隨和性情。一切身邊的都證明在不斷的變化，尤其是小孩子，一個單獨生命的長成，暗示每個新的日子對人賦予一種特殊意義。她是不是也隨着這川流不息的日子，變成另外一個人呢？想起時就如同站在一條廣泛無涯的湖邊一樣，有點茫然自失。她趕忙低下頭去用湖水洗洗手。她愛她的孩子，為孩子笑哭迷住了。因為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緒的擴張，使她顯得更實際了一點。

當她從中學畢業，轉入一個私立大學裏作一年級學生時，接近她的同學都說她「美」。她覺得有點驚奇，不大相信。心想：什麼美？少所見，多所怪罷了。有作用的阿諛不準數，她不需要。她於是謹慎又小心的迴避同那些阿諛她的男子接近。到後她認識了他。他覺得她溫柔甜蜜，聰明而樸素。到可以多說點話時，他告她他好像愛了她。話還是和其餘的人差不多，不過說得稍稍不同罷了。當初她還以為不過是「照樣」的事，也自然照樣攔下去。人事間阻，使她覺得對他應特別疏遠些，特別不溫柔甜蜜些，不理

會他。她在一種謙退逃避情形中過了兩年。在這些時間中自然有許多同學不得體的慫恿來點綴她的學生生活。她一面在沈默裏享用這分不大得體的慫恿，一面也就漸成習慣，用着一種期待，去接受那個陌生人的來信。信中充滿了謙卑的愛慕，混和了無望無助的憂鬱。她把每個來信從頭看到末尾，隨後便輕輕的歎了一口氣，把那些信加上一個記號收藏到個小小箱子裏去了。毫無可疑那些冗長的信是能給她一點秘密快樂，幫助她推進某種幻想的。間或一時也想回個信，卻不知應當如何措詞。生活呢，相去太遠，性情呢，不易明白。說真話，印象中的他瘦小而羞怯，似乎就並不怎麼出色。兩者之間，好像有一種東西間隔，也許時間有這種能力，可以把那種間隔挪開，那誰知道。然而她已慢慢的從他那長信習慣於看到許多微嫌鹵莽的字眼。她已不怕他。一點愛在沈默裏生長了。她依然不理睬他，不會試用沈默以外任何方法鼓勵過他，很謹慎的保持那個距離。她其所以這樣作，與其說是爲他，不如說是爲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人。她怕人知道，怕人嘲笑，連自己姊姊也不露一絲兒風。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自然是不可能的。她畢了業，出學校後便住在自己家裏，他知道，計算她對待他應當不同了一點，便冒昧乘了橫貫南北的火車，從北方一個海邊到她的家鄉來看她。一

種十分勉強充滿了羞怯情緒的晤面，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晤面。到臨走時，他問她此後作何計劃。她告他說得過北京唸幾年書，看看那個地方大城大房子。到了北京半年後，他又從海邊來北京看她。依然是那種用微笑或沈默代替語言的晤面。臨走時，他又向她說，生活是有各種各樣的，各有好處也各有是處的，此後是不是還值得考慮一下？看她自己。一個新問題來到了她的腦子裏，此後是到一個學校裏去還是到一個家庭裏去？她感覺徘徊。末了她想：一切是機會，幸福若照例是變生的，昨天碰頭的事，今天還會碰頭。三年都忍受了，過一年也就不會飛，不會跑；——且攔下罷。如此一來當真又攔了半年。另外一個新的機會使她和他成爲一個學校的同事。

同在一處時，他向她很蘊藉的說，那些信已快寫完了，所以天就讓他和她來在一處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討厭他，似乎應當想一想，用什麼法子使他那點癡處保留下來，成爲她生命中一種裝飾。一個女人在青春時是需要這個裝飾的。

爲了更謹慎起見，她笑着說，她實在不大懂這個問題，因爲問題太艱深。倘若當真把信寫完了，那麼就不必再寫，豈不省事？他神氣間有點不高興，被她看出了。她隨即問他，爲什麼許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煩，卻老纏住她，她又並不是什麼美人。事實上

她很平凡，老實而不調皮。說真話，不用阿諛，好好的把道理告給她。

他的答覆很有趣，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於聰明和謹慎，顯得多情而貞潔，容易使人關心或傾心。他覺得她溫和的眼光能馴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雜念。他認識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統一他，唯有這種魔力或能力。她覺得這解釋有意思。不十分誠實，然而美麗，近於阿諛，至少與一般阿諛不同。她還不大瞭解一個人對於一個人狂熱的意義，卻樂於得人信任，得人承認。雖一面也打算到兩人再要好一點，接近一點那點「驚訝」也許就會消失，依然同他訂婚而日結婚了。

結婚後她記着他說的一番話，很快樂的在一分新的生活中過日子。兩人生活習慣全不相同，她便盡力去適應。她一面希望在家中成一個模範主婦，一面還想在社會中成一個模範主婦。爲人愛好而負責，謙退而克己。她的努力，並不白費，在戚友方面獲得普遍的讚頌和同情，在家庭方面無事不井井有條。然而恰如事所必至，那貼身的一個人，因相互之間太密切，她發現了他對她那點「驚訝」，好像被日常生活腐蝕，越來越少，而另外一種因過去生活已成習慣的任性處，粗疏處，卻日益顯明。她已明白什麼是

狂熱，且知道他對她依然保有那種近於童稚的狂熱，但這東西對日常生活卻毫無意義，不大需要。這狂熱在另一方面的濫用或誤用，更增加她的戒懼。她想照他先前所說的征服他，統一他，實辦不到。於是間或不免感到一點幻滅，以及對主婦職務的厭倦。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為結婚是一種錯誤，一種自己應負一小半責任的錯誤。她愛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兩人之間有一種變遷，他冷了點。

這變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她需要對於這個有更多的瞭解，更深的認識。明白「驚訝」的消失，事極自然，驚訝的重造，如果她善於調整或控制，也未嘗不可能。由於年齡或性分的限制，這事她作不到。既昧於兩性間在情緒上自然的變遷，當然就在歡樂生活裏攪入一點眼淚，因此每月隨同周期而來短期的悵鬱，無聊，以及小小負氣，幾乎成為固定的一分。她才二十六歲，還不到能夠靜靜的分析自己的年齡。她爲了愛他，退而從容忍中求協妥，對他行爲不圖瞭解但求容忍。這容忍正是她厚重品德的另一面。然而這有個限度，她常擔心他的行爲有一時會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個血液裏鐵質成分太多，精神裏幻想成分太多，生活裏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是個用社會作學校，用社會作家庭的男子。也機智，也天真。爲人熱情而不

溫柔，好事功，卻缺少耐性。雖長於觀察人事，然拙於適應人事。愛她，可不善於媚悅她。忠於感覺而忽略責任。特別容易損害她處，是那個熱愛人生富於幻想忽略實際的性恪，那分性恪在他個人事業上能夠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個不可救藥的弱點。他早看出自己那點毛病，在預備結婚時，爲了適應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見，必須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體方法，是擱下個人主要工作，轉移嗜好，制止個人幻想的發展。他明白玩物喪志，卻想望收集點小東小西，因此增加一點家庭幸福。婚後他對於她認識得更多了一點，明白她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她的年齡，還不到瞭解「一個人的性恪，在某一方面長處，於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處」。他希望她對他多有一分瞭解，比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後他明白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則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毀，服從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己爲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需剪除羽翼。」三年來他精神方面顯得有點懶惰，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有點俗氣，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顯得多有一點幸福。

她注意到這些時，聽他解釋到這些時，心中自然覺得有點矛盾。一種屬於獨佔情緒

與純理性相互衝突的矛盾。她相信他解釋的一部分。對這問題思索向深處走，便感到愛怨的糾纏，痛苦與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所以明知人生複雜，但圖化零爲整，力求簡單。善忘而不追究既往，對當前人事力圖盡責。刪除個人理想，或轉移理想成爲對小孩關心。易言之，就是盡人力而聽天命。當兩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稱謂「佳偶」時，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從旁人神氣間被目爲「冤家」時，仍用微笑表示「實是佳偶」的意思。在一般人看來她很快樂，她自己也就不發掘任何愁悶。她承認現實，現實不至於過分委曲她時，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潑，充滿了生氣過日子。

過了三年。他從夢中摔碎了一個瓶子，醒來時數數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將近三百件。那是壓他性靈的沙袋，鉸他幻想的剪子。他接着記起了今天是什麼日子，而對着尚在沈睡中的她，回想起三年來兩人的種種過去。因性格方面不一致處，相互調整的努力，因力所不及，和那意料以外的情形，在兩人生活間發生的變化。且檢校個人在人間所有的關係，某方面如何種下了快樂種子，某方面又如何收穫了些痛苦果實。更無憐憫的分析自己，解剖自己，愛憎取予之際，如何近於笨拙，如何彷彿聰明。末後便想到

那種用物質嗜好自己剪除翅翼的行爲，看看三年來一些自由人的生活，以及如昔人所說「跛者不忘履」，情感上經常與意外的鬭爭，腦子漸漸有點胡塗起來了。覺得應當離開這個房間，到有風和陽光的院子裏走走，就穿上衣，輕輕的出了臥房。到她醒來時，他已在院中水井邊站立一點鐘了。

他在井邊靜靜的無意識的覷着院落中那株銀杏樹，看樹葉間微風吹動的方向。辨明風向那方吹，應向那方吹，儼然就可以藉此悟出人生的祕密。他想，一個人心頭上的微風，吹到另外一個人生活裏去時，是偶然還是必然？在某種人常受氣候年齡環境所控制，在某種人又似乎永遠縱橫四溢，不可範圍，誰是最合理的？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節制恰到好處，還是情感的放肆無邊無涯？生命的好，是昨天的好，當前的好，還是明天的好？

注目一片藍天，情緒作無邊岸的游泳，彷彿過去未來，以及那個虛無，他無往不可以自由前去。他本身就是一個抽象。直到自覺有點茫然時，他才知道自己原來還是站在一個葡萄園的井水邊。他摘了一片葉子在手上，想起一個貼身的她，正同葡萄一樣，緊緊的植根泥土裏，那麼生活貼於實際。他不知爲什麼對自己忽然發生了一點憐憫，一點

混和憐憫的愛。「太陽的光和熱給地上萬物以生命悅樂，我也能夠這樣作去，必需這樣作去，高空不是生物所能住的，我因此還得貼近地面。」

躺在牀上的她稍稍不同。

她首先追究三年來屬於物質環境的變遷，因這變遷而引起的輕微惆悵，與輕微驚訝旋即從變動中的物質的環境，看出有一種好像毫不改變的東西。她覺得希奇（似乎希奇）。原來一切在寒暑交替中都不同了，可是個人卻依然和數年前在大學校裏讀書時差不多。這種差不多的地方，從一些生人熟人眼色語言裏可以證明，從一面鏡子中也可證明。

她記起一個朋友提起關於她的幾句話，說那話時朋友帶着一種可笑的驚訝神氣。「你們都說碧碧比那新娘子表妹年紀大，已經二十六歲，有了個孩子。二十六歲了，誰相信？面貌和神氣，都不像個大人，小孩子已兩歲，她自己還像個孩子！」

一個老姑母說的笑話更有意思：「碧碧，前年我見你，年紀像比大弟弟小些，今年

我看你，好像比五弟弟也小些了。你在新娘子時比姊姊好看，生了孩子，比妹妹也好看。你今年二十六歲，我看只是二十二歲。」

想起這些話，她覺得好笑。人已二十六歲，再過四個足年就是三十，一個女子青春日變隨和的中年太太，再下去不遠就是兒孫遶膝的老祖母。一種命定的誰也不可避免的變化。雖然這事在某些人日子過得似乎特別快，某些人又稍慢一些，然而總得變化！可是如今看來，她卻至少還有十個年頭才到三十歲關口。在許多人眼睛裏因為那雙眼睛同一張甜甜的臉兒，都把她估計作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都以為她還在大學裏唸書。都不大相信她會作了三年主婦，還有了個兩歲大孩子。算起來，這是一個如何可笑的錯誤！這點錯誤卻儼然當真把她年齡縮小了。從老姑母戲謔裏，從近身一個人的狂熱裏，都證明這錯誤是很自然的，且將繼續下去的。彷彿雖然歲月在這個廣大人間不息的成毀一切，在任何人身上都有新和舊的交替，但間或也有例外，就是屬於個人的青春美麗的常住。這美麗本身並無多大意義，尤其是若把人爲的修飾也稱爲美麗的今日。好處卻在過去一時，它若曾經激動過一些人的神經，纏縛着一些人的感情，當前還好好保存，毫無損

失。那些陌生的熟習的遠遠近近的男子，因她那青春而來的一點癡處，一點鹵莽處，一點從淡淡的友誼而引起的憂鬱或沈默，一點從微笑或一瞥裏新生的愛，都好好保存，毫無損失。她覺得快樂。她很滿意自己那雙乾淨而秀氣淺褐顏色的小手。她以爲她那眉眼耳鼻，上帝造作時並不十分嫵媚。她本能的感覺到她對於某種性情的熟人，能夠煽起他一種特別親切好感，若她自願，還可給予那些陌生人一點煩惱或幸福（她那對於一個女子各種德性的敏感，也就因爲從那各種德性履行中，可以得到旁人對她的讚頌，增加旁人對她的愛慕。）她覺得青春的美麗能征服人，品德又足相副，不是爲驕傲，不是爲虛榮，只爲的是快樂；美貌和美德，同樣能給她以快樂。

其時她正想起一個詩人所說的「日子如長流水逝去，帶走了這世界一切，卻不曾帶走愛情的幻影，童年的夢，和可愛的人的笑和顰。」有點害羞，似乎因自己想像的荒唐處而害羞。他回到房中來了。

她看他那神色似乎有點不大好。她問他說：

「怎麼的？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了嗎？爲什麼一個人起來得那麼早，悄悄跑去？」

他說：「爲了愛你，我想起了許多我們過去的事情。」

「我呢，也想起許多過去的事情。吻我。你瞧我多好！我今天很快樂，因爲今天是我們兩個人最可紀念的一天！」

他勉強微笑着說，「寶貝，你是個好主婦。你真好，許多人都覺得你好。」

「許多人，許多什麼人？人家覺得我好，可是你卻不大關心我，不大注意我。你不愛我！至少是你並不整個屬於我。」她說的話雖挺真，卻毫無生氣意思。故意裝作不高興的神氣。把臉用被頭蒙住，暗地裏咕咕笑着。

一會兒猛然把綢被掀去，伸出兩條圓圓的臂膀攬着他的頸子，很快樂的說道：「寶貝，你不知道我如何愛你！」

一縷新生憂愁侵入他的情緒裏。他不知道自己應當如何來努力，就可以使她高興一點，對生活滿意一點，對他多瞭解一點，對她自己也認識清楚一點。他覺得她太年青了，精神方面比年齡尤其年青。因此她當前不大懂他，此後也不大會懂他。雖然她愛他，異常愛他。他呢，願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屬於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來，就能夠完全屬於她。

廿五年作於北平

廿六年五月改

廿九年三月重看一遍六月二十二六月二十四重改
卅年七月九日整夜守在桌邊。此文宜重寫。

白日（原名玲玲）

玲玲的樣子，黑頭髮，黑眉毛，黑眼睛，臉龐紅紅的，嘴唇也紅紅的。走路時歡喜跳躍，無事時常把手指頭含在口裏。年紀還只五歲零七個月，不拘誰問她：

「玲玲，你預備嫁給誰？」

這女孩子總把眼睛睜得很大，裝作男子的神氣，「我是男子，我不嫁給誰。」

她自己當真以為自己是男子，性格方面有時便顯得有點頑皮。但熟人中正因為這點原因，特別歡喜惹她逗她，看她作成男子神氣回話，成為年長熟人的一種快樂源泉。問第三次，她明白那詢問的意思，不作答跑了。但另一時有人問及時，她還是仍然回答，忘記了那詢問的人用意所在。

她如一般中產者家庭中孩子一樣，生在城市中舊家，性格聰明，卻在稍稍缺少較好教育的家庭中長大，過着近於寂寞的日子。母親如一般中產階級舊家婦人一樣，每日無事，常常過親戚家中去打點小牌，消磨長日。玲玲同一個娘姨，一個年已二十左右的姊

姊，三個人在家中玩。娘姨有許多事可作，姊姊自己作點針線事務，看看舊書，玲玲就在娘姨身邊或姊姊身邊玩，玩厭了，隨便倒在一個椅子上就睡了。睡醒來總先莫名其妙地哭着，哭一會兒，姊姊問，「爲甚麼哭？」玲玲就想：「當真我爲甚麼哭？」到後自然就好了，又重新一個人玩起來了。

她如一般小孩一樣，玩厭了，歡喜依傍在母親身邊，需要撫摸，慰藉，溫存，母親不常在家，姊姊就代替了母親的職務。因爲姊姊不能如一個母親那麼儘同玲玲揉在一處，或正當玩得忘形時，姊姊忽然不高興把玲玲打發走開了，因此小小的靈魂裏常有寂寞的影子。她玩得不夠，所以想像力比一般在熱鬧家庭中長大的女孩子發達些。

母親今天又到三姨家去了，臨行時囑咐了家中，吃過了晚飯回家，上燈以後不回來時，趙媽拿了燈籠去接。母親走後，玲玲靠在通花園的小門邊，沒精打采的望着一院子火灼灼的太陽，一隻手插在衣袋裏，叮叮噹噹玩弄着口袋裏四個銅板，來回數了許久，又掏出來看看。銅板已爲手中汗水弄得溼溼的，熱熱的。這幾個銅板保留了玲玲一點記憶，如果不是這幾個銅板，玲玲早已悄悄的走出門，玩到自己也想不起的什麼地方去了。

玲玲母親出門時，在玲玲小手中塞下四枚銅板，一面替玲玲整理衣服，一面頭向姊

姊那一邊說：

「我回來問姊姊，如果小玲玲在家不頑皮，不胡鬧，不哭，回來時帶大蘋果一個。頑皮呢……沒有吃的，銅板還得罰還放到撲滿裏去，且不久就應當嫁到××作童養媳婦去了。姊姊記着麼？」

姊姊並不記着，只是微笑，玲玲卻記着。

母親走了，姊姊到房中去做事，玲玲因為記着母親囑咐姊姊的話，記憶裏蘋果實在是一種又香又甜又圓又大的古怪東西，玲玲受着誘惑，不能同姊姊離開了。

姊姊上樓後，玲玲跟姊姊身後上去，姊姊下廚房，她也跟到廚房。同一隻小貓一樣，跟着走也沒有什麼出奇，這孩子的手，嘴，甚至於全身，都沒有安靜的時刻。她不忘記蘋果。她知道同姊姊聯絡，聽姊姊吩咐，這蘋果才有希望。看到趙媽揉麵，姊姊走去幫忙，她就曉得要作大糕了，看到揉麵的兩隻手白得有趣味，一定也要做一潤，就揪着姊姊硬要一塊麵，也在那裏揉着。姊姊事情停當了，想躺到藤椅上去看看書，她就爬上姊姊膝頭，要姊姊講說故事。講了一個，不行，搖搖頭，再來一個。……兩個也不夠。整個小小的胖胖的身子，壓在姊姊的身上，精神虎虎的，撕着，扯着，搓着，揉

着，嘴裏一刻不停的哼着，一頭短髮在姊姊身邊揉得亂亂的。姊姊正看書看到出神，鬧得太久了，把她抱下來，腳還沒有着地，她倒又爬上來了。

姊姊若記着母親的話，只要說：「玲玲，你再鬧，晚上蘋果就吃不成了。」因此一來玲玲就不會鬧了。但姊姊並不想起這件事可以制服玲玲。

姊妹倆都弄得一身汗，還是扭股兒糖似的任你怎麼哄也哄不開。

姊姊照例是這樣的，玲玲不高興時歡喜放下正經事來哄玲玲，玲玲太高興時卻只想打發開玲玲，自己來作點正經事。姊姊到後忽然好像生氣了，面孔同過去生氣時玲玲所見的一模一樣。姊姊說：

「玲玲，你爲甚麼儘在這裏歪纏我，爲甚麼不一個人花園裏去玩呢？」

玲玲聽到了這個話，望望姊姊，姊姊還是生氣的樣子。玲玲一聲不響，出了房門，抱了一種冤屈，一步一步挨走向花園門邊去了。

走到花園門邊，一肚子委屈，正想過花園去看看胭脂花結得子黑了沒有，就聽到側面穀倉下母雞生蛋的叫聲。母雞生蛋以後跳出窠時照例得大聲大聲的叫着，如同趙媽與人相罵一樣，玲玲在平常時節，應當跳着跑着走到雞窠邊檢察一下，看新出的雞蛋顏色

是黃的白的，間或偷偷用手指觸了一下，就跑回到後面廚房去告給傭人趙媽。因為照習慣小孩子不許捏發熱的雞蛋，所以當趙媽把雞蛋取出時，玲玲至多還是只敢把一個手指頭去觸那雞蛋一下。姊姊現在不理她，她有點不高興，不願意跑到後面找趙媽去了。聽到雞叫她想打雞一石頭，心想，你叫嗎，我打你！一跑着，口袋中銅板就撞觸發出聲音。她記起了母親的囑咐，想到蘋果，想到別的。

……媽媽不在家，玲玲不是應該乖乖兒的嗎？

應該的。應該的。她想她是應該乖乖兒的。不過在媽面前乖乖兒有得是獎賞，在姊姊面前，姊姊可不睬人。她應當依然去姊姊身邊坐下，還是在花園裏葵花林裏太陽底下來趕雞捉蟲？她沒有主意兒明白應當怎麼樣。

她不明白姊姊爲甚麼今天生她的氣。她以爲姊姊生了她的氣，受了冤屈，卻不想同誰去說。

一個人站在花園門口看了一會，大梧桐樹蟬聲乾乾的喊得人耳朵發響，天的底子是藍分分的，一片白雲從樹裏飛過牆頭，爲牆頭遮蓋後，那一邊又是一片雲過來了。她就望到這些雲出神，以爲有人騎了這雲玩，玩一個整天，比在地上一定有趣多了。她記

起會駕雲的幾個故事上的神人，睨着雲一句話不說。

太陽先是還在脚下，到後來曬過來了，她還不離開門邊。

趙媽聽到雞叫了一會，出來取雞蛋時，看見玲玲站在太陽下出神。

「玲玲，爲甚麼站到太陽下邊去，曬出油來不是罪過嗎？」

玲玲說：

「曬出油來？只有你那麼肥才曬得出油來。」

「曬黑了嫁不出去！」

「曬黑了你也管不着。」

趙媽明白這是受了委屈以後的玲玲，怕她會哭，不敢撩她，就走到穀倉下去取雞蛋，把雞蛋拿進屋去以後，不久就聽到姊姊在房裏說話。

「玲玲，玲玲，你來看，有個雙黃雞蛋，快來看！」

玲玲輕輕的說：

「玲玲不來看。」

姊姊又說：

「你來，我們擺七巧，學張古董賣妻故事。」

玲玲仍然輕輕的說：

「我不來。」

玲玲今天正似乎自己給自己鬧彘扭，不知爲甚麼，說不去看，又很想去看看。但因爲已經說了不去看，似乎明白姊姊正輕輕的在同趙媽說：「玲玲今天生了氣，莫撩她，一撩她就會哭的。」她想，我偏不哭，我偏不哭，我偏偏不哭。

姊姊對玲玲與母親不同，玲玲小心靈兒就能分別得出。平常時節她歡喜媽媽，也歡喜姊姊，覺得兩人都是天地間的好人。還有趙媽，卻是一個天地間的好人兼惡人。母親到底是母親，有凡是做母親的人特有的軟勁兒，肯逗玲玲玩，任她在身上打滾胡鬧，高興時緊緊抱着玲玲，不許玲玲透出氣來，玲玲在這種野蠻熱情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只要母親不是爲正經事纏身，玲玲總能夠在母親的鼓勵下，那麼放肆的玩，不節制的大笑，銳聲的喊叫。在姊姊身邊可不同了。姊姊不如母親的親熱，歡喜說：「玲玲，怎麼不好好穿衣服？」「玲玲，怎麼不講規矩，作野女人像！」但有時玲玲作了錯事，母親生氣了，罵人了，把臉板起來，到處找尋雞毛帶子，那麼發着脾氣要打人時，玲

玲或哭着或沈默着，到這時節，姊姊便是唯一的救星。在雞毛帚子落到玲玲身上以前，姊姊就從母親手上搶過來，且一面向母親告饒：「玲玲錯了，好了，不要打了，」一面把玲玲拉到自己房中去，那麼柔和親切的爲用衣角拭擦小眼睛裏流出的屈辱傷心的眼淚，一面說着悅耳動聽的道理，雖然仍在抽咽着，哭着，結果總是被姊姊哄好了，把頭擡起同姊姊親了嘴，姊姊在玲玲心目中，便成爲世界上第一可愛的人了。分明是受了冤屈，裏執拗，要整扭，到這時，玲玲也只有半氣惱一半感激，用另外一意義而流出眼淚，很快的就爲姊姊的故事所迷惑，注意到故事上去了。

譬如小病吃藥，母親常常使玲玲哭泣；在哭泣以後，玲玲卻願意受姊姊的勸哄，閉了眼睛把一口極苦的藥咽下去。

母親和姊姊不同處，可以說一個能夠在玲玲快樂中而快樂，這是母親，一個能夠在玲玲痛苦中想法使玲玲快樂，這是姊姊。兩人的長處玲玲嘴裏說不出，心裏有一種數目。

玲玲夜間做夢，常夢到惡狗追她，咬住她的衣角不放，照例是姊姊來救援她，醒時卻見睡在母親身上，總十分奇怪。玲玲的心靈是在姊姊的培養下長大的，一聽人說姊姊

要嫁了，就走到姊姊身邊去，悄悄的問，「姊姊，你當真要嫁了嗎？」姊姊說，「玲玲你說胡話我不理你，姊姊爲了玲玲，到老都不嫁的！」玲玲相信姊姊這一句話，所以每聽到人說姊姊要嫁時，玲玲心裏總以爲那是謊話。但當她同姊姊生氣時，就在心裏打量，「姊姊不理我了，姊姊一定要嫁了才不理我的。」

對於趙媽，玲玲以爲是家中一個好人，又是一個惡人。玲玲一切犯法的事情，照例常常是趙媽告發到母親面前的，因此挨打挨罵，當時覺得趙媽十分可恨，被母親責罰以後，玲玲見到趙媽，總不理會趙媽。且摹仿一個親戚男子神氣，在趙媽面前斜着眼睛，覷着這惡人，口上輕輕的說，「你是什麼東西，你是什麼東西。」遇到洗澡時，就不要趙媽洗，遇到吃飯時，不要趙媽裝飯，可是過一會兒，看見趙媽在那裏整理自己的小小紅色衣裳，或在小枕頭上扣花，或爲玲玲作別的事情，玲玲心軟了，覺得趙媽好處了。在先一時不拘如何討厭趙媽，母親分派東西吃時；玲玲看看趙媽無分，總悄悄的留下一點給趙媽，李子，花生，香榛子兒。橘子整個不能全留，也藏下一兩瓣。等到後來見到趙媽，即或心中還有餘氣，不願意同趙媽說話，一定把送趙媽的東西，一下拋到趙媽身邊兜裏，就飛跑走去了。過一時，大家在一處，姊姊把這件事去同趙媽或別人說及

時，聽到姊姊說「玲玲是愛趙媽的」，玲玲就帶了害羞的感情，分辯的說：「不愛趙媽，」一定要說到大家承認時才止。

關於「惡人」的感覺，母親同姊姊有時也免不了被玲玲認為同趙媽一樣，尤其是姊姊，歡喜故意鬧彘扭，不講道理，惹玲玲哭，玲玲哭時就覺得姊姊也不是好人。但只要一會兒，姊姊在玲玲心目中就不同了。

這時節的玲玲，似乎因為天氣太長了一點，要玩又不能玩，對於姊姊有一點反感，她以為先前不理會姊姊，姊姊也同樣的在生自己的氣。

她望望天，太陽是那麼灼人，腿也站得發木了，挨到門檻坐了一會，心想母雞生蛋，那麼圓圓的，究竟是誰告它的一種工夫，很不可解。正猜想這一類事情，花園內木樅花短籬後有一個人影子一閃，玲玲眼快，曉得是趙媽兒子小鬥子。忙着問：

「小鬥子，是你嗎？」

那邊說：「是我。」

玲玲快樂極了，就從木樅花枝間鑽過去，看小鬥子。

小鬥子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這人無事不作，成天在後門外同一羣骯髒污濁下賤孩

子胡鬧，生得人瘦而長，猴頭猴腦，一雙凸眼，一副頑皮下流神氣，在玲玲心目中卻是一個全能非凡的人物。這孩子口能吹呼哨作出各種聲音，手能作一切玩意兒，能在園塘上釣取鱒魚鯪魚，能隻手向空中撈捉蒼蠅，勇敢，結實，一切好處皆使玲玲羨慕佩服，發生興味。小門子原來是趙媽的兒子。

玲玲常見小門子被他母親用掃帚或晾衣的竹杆追到身後打擊，玲玲母親也不許玲玲同小門子玩，姊姊也總說同小門子玩真極下流。她不大相信家中人的意見，倒是小門子常常的帶了玲玲玩回來，總得挨一頓打，所以不敢接近玲玲了。

玲玲這時看見小門子，手裏拿了一把小竹子，一個竹籬篋子，玲玲說：

「小門子昨天捉了多少鯪魚！」

小門子記起昨天帶了玲玲去玩被趙媽用掃帚追打的情形來了。小門子裝模作樣的說：

「還說捉魚，我不該帶你玩，我被打七下，也打昏了。」

「你今天去那兒玩？」

「今天到西堤去。」

玲玲知道西堤有白荷花，綠綠的蓮蓬，同傘一樣的大荷葉，一到了那邊就可以折這幾樣東西。且知道西堤柳樹下很涼爽，常常有人在那邊下棋，還有人在石磴上吹簫，石磴下又極多蟋蟀，時時刻刻彈琴似的輕聲振着翅膀。

「西堤不熱嗎？」

「西堤不熱，多少人都到那兒歇涼！」

「我只到過兩回。」

「你想去嗎？」

「讓我想想，」玲玲隨便想想，就說：「我同你去罷。」

小門子卻也想想，把頭搖搖。

「不好，我不同你去，回頭你轉身時，我媽知道了又得打我。」

「你媽吃酒去了，不怕的。」

「你不怕我怕。」

「你難道怕打嗎？我從不見你被打了以後哭臉，你是男人！」

小門子聽到這種稱讚，望着玲玲笑着，輕輕的噓了一口氣，說：

「好，我們走罷，老孫銅頭鐵額，不會一棒打倒，讓我保駕同你到西堤去，我們走後門出去罷。」

兩人擔心在後門口遇見趙媽，因此從柚子樹下沿了後牆走去。玲玲家的花園倒不很小，一個斜坡，上下分成三個區域，有各樣花菓，各樣樹木，後牆樹木更多，夏天來恐怕有長蟲咬人，因此玲玲若無人作伴，一個人是不敢沿了花園圍牆走去的。這時隨同她作伴的，卻是一個武勇非凡的小門子，玲玲見到牆邊很陰涼，就招呼小門子，要他坐坐，莫急走去。

兩人後來坐在一個石條子上，聽樹上的蟬聲，各人用銳利的眼睛，去從樹杪木末搜索那些身體不大聲音極宏的東西，各人皆看得清清楚楚。

小門子說，「要不要我捉下來？」

「我不要。姊姊不許我玩這些小蟲。」

「你怕你的姊姊是不是？一個人怕姊姊，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你姊姊臉上常常搽了粉和紅色胭脂，同唱戲花旦一樣，不應當害怕！」

「可是姊姊從不唱戲，她使人害怕，因為她有威風。趙媽也歸她管，我也歸她管，

天下男子都應當歸她管！」

小門子有點不平了，把手中竹子毆打身旁一株厚朴樹幹，表示他的氣概。

「我不歸你姊姊管，她管不了我。她不是母老虎，吃不了我！」

「她吃得了你！」

「那她是母老虎變的了，只有母老虎才吃得我下去！」

「她是母老虎。」

小門子聽這句話，就笑了。玲玲因為把話跟着說下去，故在一種抖氣辯護中，使小門子也害怕姊姊，故承認姊姊是一個母老虎，但到小門子不再說出聲時，玲玲心裏刻算了一下，怯怯的和氣的問小門子：

「你說母老虎，當真像姊姊那麼樣子嗎？姊姊從不咬人。她很會哄人，會講故事，會唱七姊妹仙女的長歌。她是有威風的人，不是老虎！」

小門子說，「我原是說不是老虎，你以為是，我不能同你分辨，正打量將來一見你姊姊就跑開的辦法。」

玲玲想說「可是姊姊是天下最好的好人」，小門子望到牆邊一株棗樹上的棗實，已

走過樹下去了。

棗樹在牆頭角處，這一棵大棗樹稀疏的細葉瘦枝間，掛滿了一樹雪白大蒲棗，幾天來已從綠色轉成白色，完全成熟了，樂得玲玲跳了起來，就追趕過去。跑到樹下時，小門子抱了樹幹，一縱身就懸起全身在樹幹上，像一個猿猴，警眼間，就見他爬到樹樑上跨着樹枝搖動起來了。玲玲又樂又急，昂了個小頭望着上面，口裏連連的喊，「好好兒爬，不要掉下來，掉到我頭上可不行！」

小門子一點也不介意，還故意把樹枝搖動得極厲害，樹枝一上一下的亂幌，幌得玲玲紅了臉，不敢再看，只蒙頭喊：

「小門子，你再幌我就走了！」

小門子就不再幌了，安靜下來，規規矩矩擠他的棗子。他把頂大的棗子摘到手上後，就說：

「玲玲，這是頂大的，看，法寶到了頭上，招架！」

棗子擲拋下來時，玲玲用手兜着衣角，把棗子接得，一口咬了一半。一會兒，第二顆又下來了。玲玲忙着檢拾落在地下的棗子，忙着笑，輕轉的喊着，這邊那邊的跳着，

高興極了。

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下，兩人不知吃了多棗少子，吃到後來大家再也不想吃了，小門子坐到樹極上，同一個玩倦了的猴子一樣，等了一會，才溜下樹來，站在玲玲面前，從身上掏出一把頂大的棗子來。

玲玲一眼看到小門子手紅了，原來棗樹多刺，無意中已把小門子的手刺出血了。玲玲極怕血，不敢看它，小門子毫不在乎的神氣，把手放在口裏吮了一下，又蹲到地下抓了一把黃土一撒，若無其事的樣子。

他問玲玲吃得可開心不開心，玲玲手上還拿得兩手棗子，肚子飽飽的，點點頭微笑，跳躍了兩下。袋袋裏銅子響了起來，聽到聲音玲玲記起銅板來了，從袋袋裏把銅板掏出。

「我有四枚銅板，媽媽出門時送我的！」

「有四枚嗎？」

「一、二、三、四。」

外牆剛好有人敲竹梆過身，小門子知道這是賣棗子湯的，就說：

「外面有棗泥湯，怎麼不買一碗吃吃？」

「棗泥湯不是棗子做的？」

「是棗子做的，味道比棗子好。那裏面是紅棗，不是白棗，你不歡喜紅棗嗎？」

「歡喜，歡喜，拿去買罷。」

小門子會出主意，要玲玲莫出去，在外面吃棗泥湯耽心碰到熟人，就在這兒等下他一個出去買，一會兒，他就拿回來了。

玲玲想想，「這樣好」；於是把錢塞到小門子手心，一接到錢，小門子如飛的跑出去了。小門子出去以後，看到了糖擔子，下面有輪盤同活動龍頭，龍頭口中下垂一針，針所指處有糖做的彌勒佛，有糖塔，糖菩薩，就把手上銅板輸了三枚。剩下一枚買了棗泥湯，因為分量太少了一點，要小販添了些白水，小門子把瓶子搖搖，一會兒，玲玲就見他手裏拿了一小瓶渾黃色的液體，俗譬古怪的跑回來了。

玲玲把瓶接到手裏，喝了一口，只覺滿嘴甜甜的。

「小門子，你喝不喝？」

小門子正想起糖塔糖人，不好意思再喝，就說不喝。玲玲繼續把一小瓶的嘴兒合

着，昂起頭咕嚕咕嚕咽了幾口，實在咽不下去了，才用膀子揉揉自己嘴唇，把小瓶遞給小門子。小門子見到，把瓶一黏在嘴邊，就完事了。

喝完了棗湯，小門子說：

「玲玲，可好嗎？」

「好吃極了。」

遠遠的聽到趙媽聲音：

「玲玲小姐，在那兒！……」

小門子怕見他的母親，借口退還瓶子，一溜煙跑了。

玲玲把棗子藏到衣口袋裏，心裏耿耿的，滿滿的，跑出花園回到堂屋去，看到大方桌上一個熱騰的大蒸籠，一蒸籠的糕，姊姊正忙着用盤子來盛取，見到了玲玲，就說：

「小玲玲，來，給你一個大的吃。」

玲玲本來不再想吃什麼，但不好不吃。並且小孩子見了新鮮東西，即或肚皮已經吃別的東西脹得如一面小鼓，也不會節制一下不咬它一口。吃了一半熱糕，玲玲肚子作痛起來了，放下糕跑出去了。一個人坐在門外邊。看見雞在牆角扒土，咯咯的叫着。玲玲

記起母親說的不許吃外面的生冷東西，吃了會死人的話來了。肚子還是痛着，老不自在，又不敢同姊姊去說。

姊姊出來了，見玲玲一個人坐在那裏，皺了眉毛老不舒服的樣子，以爲她還是先前生氣不好的原因，走過來哄她一下，問她：

「玲玲，糕不很好嗎？再吃一個，留兩個……。」

玲玲望着姊姊的面孔，記起先一時說的母老虎笑話，有點羞慚。姊姊說：

「怎麼？還不高興嗎？我有好故事，你跑去拿書來，我們說故事吧。」

玲玲很輕很輕的說：

「姊姊，我肚子痛！」，說着，就哭了。

姊姊看看玲玲的臉色，明白這小孩子說的話不是謊話，急壞了，忙着一面抱了玲玲到房中去，一面喊叫趙媽。把玲玲抱起時，口袋中棗子撒落到地下，各處滾着，玲玲哭得啞着，讓姊姊抱了她進房中去，再也不注意那些棗子。

把玲玲放在牀上後，姊姊一面爲她解衣一面問她吃了些什麼，玲玲一一告給了姊姊，一點不敢隱瞞，姊姊更急了，要趙媽找尋小門子來，追究他給玲玲吃了些什麼東

西。趙媽罵着小門子的種種短命話語，忙忽忽的走出去了。玲玲讓姊姊揉着，埋怨着，一句話不說，躺在牀上，望到牀頂有一個喜蛛白窠。

過一會趙媽回來了，藥也好了，可是玲玲不過是因為吃多了一點的原因，經姊姊一揉，肚子略略的響着，經過了一陣，已經好多了。趙媽問：「是不是要接太太回來，」玲玲就央求姊姊，不要接母親回來。姊姊看看當真似乎不大要緊了，就答應了玲玲的請求，打發趙媽出去。且說不要告給太太，因為告給太太，三個人都得挨罵。趙媽出了房門後，玲玲感謝的抱着姊姊，讓姊姊同她親嘴親額。

姊姊問：

「好了沒有？」

「好了。」

「爲甚麼同小門子去玩？你是小姐，應當尊貴一點，不許同小痞子玩，不能亂吃東西，記到了沒有？」

「下次不這樣子了。」

姊姊雖然像是在教訓小玲玲，姊姊的好處，卻把玲玲弄得十分軟弱了。玲玲這時只

想在姊姊面前哭哭，表示自己永遠不再生事，不再同小痞子玩。

因為姊姊不許玲玲起身，又怕玲玲寂寞，就拿了書來坐在牀邊看書，要玲玲好好的躺在牀上。玲玲一切都答應了，姊姊自己看書，玲玲躺着，一句話不說，讓肚子食物慢慢的消化，望到牀頂隔板角上那壁鏡出神。

玲玲因此想起自己的錢，想起小門子談到姊姊的種種，還想起別的時候一些別的事情來。

到後來，姊姊把書看完了，在書本中段，做了一個記號，合攏了書問玲玲：

「玲玲，肚子好了沒有？」

玲玲說：「全好了。」說了似乎還想說什麼，又似乎有點害羞，姊姊注意到這一點，姊姊就說：「玲玲你乖一點，你放心，我回頭不把這件事告給媽媽。」

玲玲把頭搖搖，用手招呼姊姊，意思要她把頭低下來，想有幾句秘密話輕輕的告給姊姊一個人聽。姊姊把頭低下，耳朵靠近玲玲小嘴邊時，玲玲輕輕的說：

「姊姊，我不怕你是母老虎，我願意嫁給你。」

姊姊聽到這種小孩子的話，想了一下，笑得伏在牀上抱了玲玲亂吻，玲玲卻在害羞

情形中把眼睛弄溼，而且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玲玲一面流淚一面想：

「我嫁給你，我願意這樣辦！」

三三

楊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灣裏，溪水沿了山脚流過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灣處忽然轉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處築了一座石頭碾坊，這碾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叫楊家碾坊了。

從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裏比屋連翳，嘉樹成蔭，正是十分興旺的樣子。往下看，夾溪有無數山田，如堆積蒸糕，因此種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紮了無數水車，用椿木做成橫軸同撐柱，圓圓的如一面籬，大小不等豎立在水邊。這一羣水車，就同一羣游手好閒人一樣，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咿咿呀呀唱着意義含糊的歌。

一個堡子裏只有這樣一座碾坊，所以凡是堡子裏碾米的事都歸這碾坊包辦，成天有人輪流挑了倉穀來，把穀子倒進石槽裏去後，抽去水閘的板，棍槽裏水衝動了下面的碾輪，石磨盤帶着動情的聲音，即刻就轉動起來了。於是主人一面談說一件事情，一面清理簸籬篩子，到後頭包了一塊白布，拿着一個長把的掃帚，追逐磨盤，跟着打圈兒，掃

除溢出櫥外的穀米，再到後，穀子便成白米了。

到米碾好了，篩好了，把米糠挑走之後，主人全身是灰，常常如同一個滾入豆粉裏的湯圓，然而這生活，是明明白白比堡子裏許多人生活還從容，而爲一堡子中人所羨慕的。

凡是到楊家碾坊碾過穀子的，皆知道楊家三三。媽媽十年前嫁給守碾坊的楊，三三五歲，爸爸就去下碾坊同母女，什麼話也不說死去了。爸爸死去後，母親作了碾坊的主人，三三還是活在碾坊裏，吃米飯同青菜小魚雞蛋過活子，生活毫無什麼不同處。三三先是眼見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後爸爸不見了，媽媽又成天全身是糠灰，……於是三三在哭裏笑裏慢慢的長大了。

媽媽隨着碾槽轉，提着小小油瓶，爲碾盤的木軸鐵心上油，或者很興奮的坐在屋角拉動架上的篩子時，三三總很安靜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熱天坐當有風涼處吹風，用包谷杆子作小籠，冬天則伴同貓兒蹲在火桶裏，剝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時候從碾米人手上得到一個蘆管作成的哨哪，就學着打大雛的法師神氣，屋前屋後吹着半天還玩不厭倦。

這磨坊外屋上牆上爬滿了青藤，繞屋全是葵花同棠樹，疏疏樹林裏，常常有三三蔥綠衣裳的飄忽。因爲一個人在屋裏玩厭了，就出來坐在廢石槽上灑米頭子給雞吃，在這

時，什麼雞欺侮了另一隻雞，三三就得趕逐那橫蠻無理的雞，直等到媽媽在屋後聽到雞聲，代爲討情才止。

這磨坊上游有一潭，四面是大樹覆蔭，六月裏陽光照不到水面。碾坊主人在這潭中養得有白鴨子，水裏的魚也比上下溪裏特別多。照一切習慣，凡靠自己屋前的水，也算爲自己財產的一份。水壩既然全爲了碾坊而築成的，一鄉公約不許毒魚下網，所以這小溪裏魚極多。遇不甚面熟的人來釣魚，看潭邊幽靜，想蹲一會兒，三三見到了時，總向人說：「不行，這魚是我家潭裏養的，你到下面去釣罷。」人若頑皮一點，聽了這個話等於不聽到，仍然拿着長長的杆子，攔到水面上去安閒的吸着煙管，望着這小姑娘發笑，使三三急了，三三便喊叫她的媽，高聲的說：「娘，娘，你瞧，有人不講規矩釣我們的魚，你來折斷他的杆子，你快來！」娘自然是不會來干涉別人釣魚的。

母親就沒有照到女兒意思折斷過誰的杆子，照例將說：「三三，魚多咧，讓別人釣罷。魚是會走路的，上面總爺家塘裏的魚，因爲歡喜我們這里的水，都跑來了。」三三照例應當還記得夜間做夢，夢到大魚從水裏躍起來吃鴨子，聽完這個話，也就沒有什麼可說了，只靜靜的看着，看這不講規矩的人，釣了多少魚去。她心裏記着數目，回頭還

告給媽媽。

有時因爲魚太大了一點，上了釣，拉得不合式，撇斷了釣杆，三三可樂極了，彷彿娘不同自己一夥，魚反而同自己是一夥了的神氣，那時就應當輪到三三向釣魚人咧着嘴發笑了。但三三卻常常急忙跑回去，把這事告給母親，母女兩人同笑。

有時釣魚的人是熟人，人家來釣魚時，見到了三三，知道她的脾氣，就照例不忘記問：「三三，許我釣魚罷。」三三便說：「魚是各處走動的，又不是我們養的，怎麼不能釣。」

釣魚的是熟人時，三三常搬了小小木凳子，坐在旁邊看魚上釣，且告給這人，另一時誰個把釣杆撇斷的故事。到後這熟人回磨坊時把所得的大魚分一些給三三家，三三看着母親用刀剖魚，掏出白色的魚脬來，就放在地上用腳去蹙，發聲如放一枚小爆仗，聽來十分快樂。魚洗好了，揉了些鹽，三三就忙取麻線來把魚穿好，掛到太陽下去曬。等待有客時，這些乾魚同辣子炒在一個碗裏待客，母親如想到折釣杆的話，將說：「這是三三的魚。」三三就笑，心想着：「怎麼不是三三的魚？潭裏魚若不是歸我照管，早被小孩捉完了。」

三三如一般小孩，換幾回新衣，過幾回節，看幾回獅子龍燈，就長大了，熟人都說看到三三是在糠灰裏長大的。一個堡子裏的人，都願意得到這糠灰裏長大的女孩子作媳婦，因為人人都知道這媳婦的裝奩是一座石頭作成的碾坊。照規矩十五歲的三三，要招郎上門也應當是時候了。但媽媽有了一點私心，記得一次籤上的話語，不大相信媒人的話語，所以這磨坊還是只有母女二人，一時節不會有誰添入。

三三大了，還是同小孩一樣，一切得傍着媽媽。母女兩人把飯吃過後，在流水裏洗了臉，眺望行將下沈的太陽，一個日子就打發走了。有時聽到堡子裏的鑼鼓聲音，或是什麼人接親，或是什麼人做齋事，「娘，帶我去看，」又像是命令又像是請求的說着，若無什麼別的理由推辭時，娘總得答應回去。去一會兒，或停頓在什麼人家喝一杯蜜茶，荷包裏塞滿了榛子胡桃，預備回家時，有月亮天什麼也不用，就可以走回家，遇到夜色晦黑，燃了一把油柴；轟轟剝剝的響着爆着，什麼也不必害怕。若到總爺家寨子裏去玩時，總爺家還有長工打了燈籠火把送客，一直送到碾坊外邊。只有這類事是頂有趣味的事，在雨裏打燈籠走夜路，三三不能常常得到這機會，卻常常夢到一人那麼拿着小紅紙燈籠，在溪旁走着，好像只有魚知道這會事。

當真說來，三三的事，魚知道的比母親應當還多一點，也是當然的。三三在母親身旁，說的是母親全聽得懂的話，那些凡是母親不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邊說的。溪邊除了鴨子就只有那些水裏的魚，鴨子成天自己哈哈的叫個不休，那裏還有耳朵聽別人說話？

這個夏天，母女兩人一吃了晚飯，不到日黃昏，總常常過堡子裏一個人家去，陪一個行將遠嫁的姑娘談天，聽一個從小寨來的人唱歌。有一天，照例又進堡子裏去，卻因為談到繡花，使三三回碾坊來取樣子，三三就一個人趕忙跑回碾坊來，快到屋邊時，黃昏裏望到溪邊有兩個人影子，有一個人到樹下，拿着一枝杆子，好像要下釣的神氣，三三心想這一定是來偷魚的，照規矩喊着：「不許釣魚，這魚是有主人的！」一面想走上前去看是什麼人。

就聽到一個人說：「誰說溪裏的魚也有主人，難道溪裏活水也可養魚嗎？」

另一人又說：「這是碾坊裏小姑娘說着玩的。」

那先一個人就笑了。

旋即又聽到第二個人說：「三三，三三，你來，你魚都捉完了！」

三三聽到人家取笑她，聲音好像是熟人，心裏十分不平！就衝過去，預備看是誰在

此撒野，以便回頭告給母親。走過去時，才知道那第二回說話的人是總爺家管事先生，另外同一個從不見面的年青男人，那男人手裏拿的原來只是一個拐杖，不是什麼釣杆。那管事先生是一個堡子裏知名人物，他認得三三，三三也認識他，所以當三三走近身時，就取笑說：

「三三，怎麼魚是你家裏養的？你家養了多少魚呀！」

三三見是總爺家管事先生，什麼話也不說了，只低下頭笑。頭雖低低的，卻望到那個好像從城裏來的人白褲白鞋，且聽到那個男子說：「女孩很聰明，很美，長得不壞。」管事的又說：「這是我堡裏美人。」兩人這樣說着，那男子就笑了。

到這時，她猜測男子是對她望着發笑！三三心想：「你笑我幹嗎？」又想：「你城裏人只怕狗，見了狗也害怕，還笑人，真虧你不羞。」她好像這句話已說出了口，爲那人聽到了，故打量跑去。管事先生知道她要害羞跑了，便說：「三三，你別走，我們是來看你碾坊的。你娘呢。」

「娘不在碾坊房。」

「到堡子裏聽小寨人唱歌去了，是不是？」

「是的。」

「你怎麼不歡喜聽那個？」

「你怎麼知道我不歡喜？」

管事先生笑着說：「因為看你一個人回來，還以為你是聽厭了那歌，擔心這潭裏魚被人偷盡，所以……」

三三同管事先生說着，慢慢的把頭擡起，望到那生人的臉目了，白白的臉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就估計：莫非這人是唱戲的小生，忘了搽去臉上的粉，所以那麼白？……那男子見三三，不再怕人了，就問三三：

「這是你的家裏嗎？」

三三說：「怎麼不是我家裏？」

因為這答話很有趣味，那男子就說：

「你住在這個山溝邊，不怕水衝去嗎？」

「嗨，」三三抿着小小的美麗嘴唇，狠狠的望了這陌生男子一眼，心裏想：「狗來

了，狗來了，你這人嚇倒落到水裏，水就會衝去你。」想着當真衝去的情形，一定很是好笑，就不理會這兩人笑着跑去了。

從碾坊取了花樣子回向堡子走去的三三，在潭邊再上游一點，望到那兩個白色影子還在前面，不高興又同這管事先生打麻煩，故跟隨這兩個人身後，慢慢的走着。聽兩個人說到城裏什麼人什麼事情，聽到說開河，又聽到說學務局要總爺辦學校，因為這兩個人全都不知道有人在後面，所以自己覺得很有趣味。到後又聽管事先生提起碾坊，提起媽媽怎麼人好，更極高興。再到後，就聽那城裏男人說：

「女孩子倒真俏皮，照你們鄉下習慣，應當快放人了。」

那管事的先生笑着說：「少爺歡喜，要總爺做紅葉，可以去說說。不過這碾坊是應當由姑爺管業的。」

三三輕輕的吓了一口，停頓了一下，把兩個指頭緊緊的塞了耳朵。但依然聽到那兩人的笑聲。她想知道那個由城裏來好像唱小生的人還要說些什麼，所以不久就繼續跟上前去。

那小生說些什麼可聽不明白，就只聽那個管事先生一人說話，那管事先生說：「少爺

做了碾坊主人，別的不說，成天可有新鮮雞蛋吃，也是很值得的！」話一說完，兩人又笑了。三三這次可再不能跟上去，就坐在溪邊的石頭上，臉上發着燒，十分生氣。心裏想：「你要我嫁你。我偏不嫁你！我家裏的雞縱成天下二十個蛋，我也不會給你一個蛋吃。」坐了一會，涼涼的風吹到臉上，水聲淙淙使她記憶起先一時估計中那男子爲狗嚇倒跌在溪裏的情形，可又快樂了，就望到溪裏水深處，一人自言自語說：「你怎麼這樣不中用，管事的救你，你可以喊他救你！」

到宋家時，宋家婦子正說到一件已經說了一會兒的事情，只聲宋家婦人說：

「……他們養病倒希奇，說是養病，日夜睡在廊下風裏讓風吹，……臉兒白得如閨女，見了人就笑，……誰說是總爺的親戚，總爺見他那種恭敬樣子，你還不見到。福音堂洋人還怕他，他要媳婦有多少！」

母親就說：「那麼他養什麼病？」

「誰知道是什麼病？橫順成天吃那些甜甜的藥，在牀上躺着，在城裏是享福，來鄉裏也是享福。老庚說，害第三等的病，又說是癆病，說也說不清楚。誰清楚城裏人那些

病名字。依我想，城裏人歡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特別多，我們不能因害病耽擱事情，所以除打擺子只發燒肚瀉，別的名字的病，也就從不到鄉下來了。」

另外一個婦人因為生過瘰癧，不大悅服宋家婦人武斷的話，就說：「我不是城裏人，可是也害城裏人的病。」

「你舅媽是城裏人！」

「舅媽管我什麼事？」

「你文雅得像城裏人，所以才生瘍子！」

這樣說着，大家全笑了。

母女兩人回去時，在路上三三問母親：「誰是白白臉龐的人？」母親就照先前一時聽人說過的話，告給三三，堡子裏總爺家中，如何來了一位城裏的病人，樣子如何美，性情如何怪。一個鄉下人，對於城中人膈膜的程度，在那些描寫裏是分明易見的，自然說得十分好笑。在平常某個時節，三三對於母親在敘述中所加的批評與稍稍過分的形容，總覺得母親說得極其儼然，十分有味，這時不知如何卻不相信這話了。

走了一會，三三忽問：

「娘，娘，你見到那個城裏白臉人沒有呢？」

媽媽說：「我怎麼會見他？我這幾天又不到總爺家裏去。」

三三心想：「你不見人怎麼說了那麼半天。」

三三知道媽媽不見到的自己倒早見到了，便把這件事保守秘密，卻十分高興，以為只有自己明白這件事情，此外凡是說到城裏人的都不甚可靠。

兩人到潭邊時，三三又問：

「娘，你見總爺家管事先生沒有？」

若是娘說沒有見過，反問她一句，那麼，三三就預備把先前遇到總爺家那兩個人的
一切，都說給媽媽聽了。但母親這時正想及別一個問題，完全不關心三三身上的事，所以三三把昨天的事瞞着母親，一個字不提。

第二天三三的母親到堡子裏去，在總爺門前，碰着那個從城裏來的白臉客人，同總爺的管事先生，在圍城邊看馬打滾。那管事先生告她，說他們昨天會到碾坊前散步，見到三三。又告給三三母親說，這客人是從城裏來養病的客人。到後就又告給那客人，說這個人就是碾坊的主人楊伯媽。那人說，真很同三小姐相像。那人又說三三長得很好，

很聰敏，做母親的真福氣。說了一陣話，把這老婦人說快樂了，在心中展開了一個幻象，想起自己覺得有些近於糊塗的事情，忙匆匆的回轉碾坊去，望到三三癡笑。

三三不知母親爲什麼今天特別樂，就問母親到了什麼地方，遇着了誰。

母親想，應當怎麼說才好，想了許久才說：

「三三，昨天你見到誰？」

三三說：「我見到誰？」

娘就笑了，「三三你記記，晚上天黑時，你不看見兩個人嗎？」

三三以爲是娘知道一切了，就忙說：「人有兩個，一個是總爺家管事的先生，一個是生人……怎麼？」

「不怎麼。我告訴你，那個生人就是城裏來的少爺，今天我看見他們，他們說已經同你認識了，所以我們說了許多話。那少爺像個姑娘樣子。」母親說到這裏時，想起一件事，事情好笑。

三三以爲媽媽是在笑她，偏過頭去看土地上灶馬，不理母親。

母親說：「他們問我要雞蛋，你下半年送二十個去，好不好？」

三三聽到說雞蛋，打量昨天兩個男人說的笑話都爲母親知道了，心裏很不高興，說道：「誰去送他們雞蛋？娘，娘，我說……他們是壞人！」

母親奇怪極了，問：「怎麼是壞人？」

三三紅了臉不願答應，母親說：

「三三，你說甚麼事？」

遲了許久，三三才說：「他們背地裏要找總爺做媒，把我嫁給那個白臉人。」

母親聽到這話什麼也不說，笑了好一陣。到後估計三三要跑了，才拉着三三說：

「小報應，管事先生他們說笑話，這也生氣嗎？誰敢欺侮你？總爺是一堡子的主人，他曾爲你罵他們！……」

說到後來三三也被說笑了。

三三後來就告給娘城裏人如何怕狗的話，母親聽不作聲，好久以後，才說：「三三，你真還像個小丫頭，什麼也不懂。」

第二天，媽媽要三三送雞子到總爺家去，三三不說什麼，只搖頭。媽媽既然答應了人家，就只好親自送去。母親走後，三三一個人在碾坊裏玩，玩厭了又到潭邊去看白

鳴，看了一會鴨子，等候母親還不回來，心想莫非管事先生同媽媽吵了架，或者天熱到路上發了痧？……心裏老不自在回到碾坊裏去。

但母親可仍然回來了，回到碾坊一臉的笑，跨着腳如一個男子神氣，坐在小凳上，告給三三如何見到那少爺，那少爺又如何要她坐到那個用粗布做成的軟椅子上去，搖着宕着像一個搖籃。怪舒服怪不舒服。又說到城裏人說的三三如何不念書，城裏女人全念書。又說到……

三三正因為等了母親大半天，十分不高興，如今聽母親說的話，莫名其妙，不願意再聽，所以不讓母親說完就走了。走到外邊站在溪岸旁，望着清清的溪水，想起從前有人告訴她的話，說這水流下去，一直從山裏流一百里，就流到城裏了。她這時忖想……什麼時候我一定也不讓誰知道，就要流到城裏去，一進城裏就不回來了。但若果當真要流去時，她倒願意那碾坊，那些魚，那些鴨子，以及那一匹花貓，同她在一處流去。同時還有她很想母親永遠和她在一處，她才能夠安安靜靜的睡覺。

母親不見到三三了，站在碾坊門前喊着：

「三三，三三，天氣熱，你臉上曬出油了，不要遠走，快回來！」

三三一而走回來一面就自己輕輕的說：「三三不回來了！」

下午天氣較熱，倦人極了，躺到屋角竹涼牀上的三三，耳中聽着遠處水車陸續的懶懶的聲音，迷着眼睛觀母親頭上的髻子，彷彿一個瘦人的臉。越看越活，朦朧朧使睡着。

她還似乎看到母親包了白帕子，拿着掃帚追趕碾盤，繞屋打着圈兒，就聽到有人在外面說話，提起她的名字。

只聽人說：「三三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不出來？」

她奇怪這聲音很熟，又想不起是誰的聲音，趕忙走出去，站在門邊打望，才望到原來又是那個白臉的人，規規矩矩坐在那兒釣魚。過細看了一下，卻看到那個釣竿，原來是總爺家管事先生的煙桿。

拿一根煙桿釣魚，倒是極新鮮的事情，但身傍似乎又已經得到了許多魚，所以三三非常奇怪。正想走去告母親，忽然管事先生也從那邊來了。

好像又是那一天的那種情景，天上全是紅霞，媽媽不在家，自己回來原是忘了把雞關到籠子裏，因此趕忙跑回來捉雞的。如今碰到這兩個人，管事先生同那白臉城裏人，

都站立在那石墩子上，輕輕的商量一件事情，這兩人的聲音很輕，三三卻聽得出是一件關於不利於己的行爲。因爲聽到說這些話，又不能嚇人走開，又不能自己走開，三三就常常着急，覺得自己的臉上也像天上的霞一樣。

那個管事先生裝作正經人樣子說：「我們是來買雞蛋的，要多少錢把多少錢。」
那個城裏人，也像唱戲小生那麼把手一揚，就說：「你說錯了，要多少金子把多少金子。」

三三因爲人家用金子恐嚇她，所以說：「可是不賣給你，不想你的錢，你搬你家大塊金子到場上去買老雞蛋罷。」

管事先生於是又說：「你不賣行嗎？別人賣的鳳凰蛋我也不希罕。你捨不得雞蛋爲我做人情，你想想，媽媽以後寫庚帖，還少得了管事先生沒有？」

那城裏人於是又說：「向小氣的人要什麼雞蛋，不如算了罷。」

三三生氣似的大聲說：「就算我小氣也行，我把雞蛋喂蝦米，也不賣給人，因爲我不羨慕別人的金子寶貝。你同別人去說金子，恐嚇別人罷。」

可是兩個人還不走，三三心裏就有點着急，很願意來一隻狗向兩個人撲去，正那麼

打量着，忽然從家裏就撲出來一條大狗，全身是白色，大聲旺旺的吠着，從自己身邊衝過去，兇兇的撲到兩人身邊去，即刻這兩個惡人就落到水裏去了。

於是溪裏的水起了許多水花，起了許多大泡，管事先生露出一個光光的頭在水面，那城裏人則長長的頭髮，纏在貼近水面的柳樹根上，情景十分有趣。

可是一會兒水面什麼也沒有了，原來那兩個人在水裏摸了許多魚，上了岸，拍拍身上的水點，把魚全拿走了。

三三想去告給媽媽，一滑就跌下了。

剛才的事原來是做一個夢。母親似乎是在灶房煮午飯，因為聽到三三夢裏說話，才趕出來的。見三三醒了，搖着她問，「三三，三三，你同誰吵鬧。」

三三定了一會兒神，望媽媽笑着，什麼也不說。

媽媽說：「起來看看，我今天為你爛芋頭吃。你去照照鏡子，臉睡得一片紅！」雖然依照母親說的，去照了鏡子，還是一句話不說。人雖早已清醒，還記得夢裏一切的情景，到後來又想起母親說的同誰吵鬧的話，才反去問母親，究竟聽到吵鬧些什麼話。媽媽自然是不注意這些的，所以說聽不分明，三三也就不再問什麼了。

直到吃飯時，媽媽還說到臉上睡得發紅，所以三三就告給老人家先後做了些什麼夢，母親聽來笑了半天。

第二次送雞蛋去時，三三也去了，那時是下午。吃過飯後不久，兩人進了總爺家的大院子。在東邊偏院裏看到城裏來的那個客，正躺在廊下藤椅上，眺望天上飛的鴿子。管事的不在家，三三認得那個男子，不大好意思上前去，就逗母親過去，自己站在月門邊等候。母親上前去時節，三三又爲出主意，要媽媽站在門邊大聲說，「送雞蛋的來了，」好讓他知道。母親自然什麼都照三三主意作去，三三聽母親說這句話，說到第三次，才引起那個白白臉龐的少爺注意，自己就又急又笑。

三三這時是站在月門外邊的，從門罅裏向裏面窺看，只見那白臉人站起身來，又坐下去，正像夢裏那種樣子，同時就聽到這個人同母親說話，說起天氣同別的事情，媽媽一面說話一面儘掉過頭來望到三三所在的一邊，白臉人以爲她就要走去了，便說：

「老太太，你坐坐，我同你說話很好。」

媽媽於是坐下了，可是同時那白臉的城裏人也注意到那一面門邊有一個人等候了，「誰在那裏，是不是你的小姑娘？」

一看情形不好，三三就想跑，可是一回頭，卻望到管事先生站在身後，不知已站了多久。打量逃走自然是難辦到的。末後就被管事先生拉着袖子，牽進小院子來了。

聽到那個人請自己坐下，聽到那個人同母親說那天在溪邊看見自己的情形，三三眼望另一邊，傍近母親身旁，一句話不說。也不得即刻離開，可是想不出計策可以離開。

坐了一會兒，出來了一個穿白袍戴白帽古怪裝扮的女人，三三先還以為是個男子，不敢細細的望。到後來聽這女人說話，且看她站在城裏人身旁，用一根小小白色管子塞進那白臉男子口裏去，又抓了男子的手捏着，捏了好一會，拿一枝好像筆的東西，在一張紙上寫了些什麼記號，那少爺問「多少豆」，就聽她回答說：「同昨天一樣。」且因為另外一句話聽到這個人笑，才曉得那是一個女人，這時似乎媽媽那一方面，也剛剛才明白這是一個女人，且聽到說「多少豆」，以為奇怪，所以兩人互相望望都笑了起來。看着這母女生疏的情形，那白袍子女人也覺得好笑，就不即走開。

那白臉城裏人說：「周小姐；你到這地方來一個朋友也沒有，就同這小姑娘做個朋友罷。她家有個好碾坊，在那邊溪頭，有一個動人的水車，前面一點還有一個好堰堤，你同她做朋友，就可到那兒去玩，還可以釣些魚回來。你同她去那邊林子裏玩玩罷，要

這小姑娘告訴你那些花名草名。」

這周小姐就笑着過來，拖了三三的手，想帶她走去。三三想不走，望着母親，母親卻做樣子努嘴要她去，不能不走。

可是到了那一邊，兩人即刻就熟了。那看護把關於鄉下的一切，這樣那樣問了她許多，她一面答着，一面想問那女人一些事情，卻找不出一句可問的話，只很希奇的望到那一頂白帽子發笑。

過後聽到母親在那邊喊自己的名字，三三也不知道還應當同看護告別，還應當說些什麼話，只說媽媽喊我回去，我要走了，就一個人忙忙的跑回母親身邊，同母親走了。母女兩人回到路上走過了一個竹林，竹林裏恰正當晚霞的返照，滿竹林是金色的光。三三把一個空籃子戴在頭上，扮作釣魚翁的樣子，同時想起總爺家養病服侍病人那個戴白帽子女人，就同媽媽說：

「娘，你看那個女人好不好？」

母親說，「那一個女人？」

三三好像以為這答復是母親故意裝作不明白的樣子，故稍稍有點不高興，向前走去

了。

媽媽在後面說，「三三，你說誰？」

三三就說：「我說誰，我問你先前那個女子，你還問我！」

「我怎麼知道你是說誰？你說那姑娘，臉龐紅紅白白的，是說她嗎？」

三三才停着了脚，等着她的媽。且想起自己無道理處，悄悄的笑了。母親趕上了三三，推着她的背，「三三，那姑娘長得體面，你說是不是？」

三三本來就覺得這人長得體面，聽到媽媽先說：所以就故意說，「體面什麼？人高得像一條菜瓜，也算體面！」

「人家是讀過書來的，你不看過她會寫字嗎？」

「娘，那你明天要她拜你做乾娘罷。她讀過書，娘，你近來只歡喜讀書的。」

「嗨，你瞧你！我說讀書好，你就生氣。可是……你難道不歡喜讀書的嗎？」

「男人讀書還好，女人讀書討厭咧。」

「你以為她討厭，那我們以後討厭她得了。」

「不，幹嗎說『討厭她得了？』你並不討厭她！」

「那你一人討厭她好了。」

「我也不討厭她！」

「那是誰該討厭她？三三，你說。」

「我說，誰也不該討厭她。」

母親想着這個話就笑，三三想着也笑了。

三三於是又匆匆的向前走去，因為黃昏太美了，三三不久又停頓在前面楓樹下了，還要母親也陪她坐一會，送那片雲過去再走。母親自然不會不答應的。兩人坐在那石條子上，三三把頭上的竹籃兒取下後，用手整理到頭髮，就又想起那個男人一樣短短頭髮的女人。母親說：「三三，你用圍裙揩揩臉，臉上出汗了。」三三好像不聽到媽媽的話，眺望另一方，她心中出奇，為甚麼有許多人的臉，白得像茶花。她不知不覺又把這個話同母親說了，母親就說，這是他們稱呼為城裏人的理由，不必擦粉臉也總是很白的。

三三說：「那不好看，」母親也說「那自然不好看」。三三又說：「宋家的黑子姑娘才真不好看。」母親因為到底不明白三三意思所在，所以再不敢攙言，就只貌作留神的聽着，讓三三自己去作結論。

三三的結論就只是故意不同母親意見一致，可是母親若不說話時，自己就不須結論，也閉了口，不再作聲了。

另外某一天，有人從大寨裏挑穀子來碾坊的，挑穀子的男人走後，留下一個女人在旁邊照料一切。這女人具一種歡喜說話的性格，且不久才從六十里外一個寨上吃喜酒回來，有一肚子的故事，同許多消息，得同一個人說說才舒服，所以就拿來與碾坊母女兩人說。母親因為自己有一個女兒，有些好奇的理由，專歡喜問人家到什麼地方吃喜酒，看到些什麼體面姑娘，看到些什麼好嫁裝。她還明白，照例三三也願意聽這些故事。所以就向那個人，問了這樣又問那樣，要那人一五一十說出來。

三三聽到這些話，卻靜靜的坐在一旁，用耳朵聽着，一句話不說，有時說的話那女人以為不是女孩子應當聽的，聲音較低時，三三就裝作毫不注意的神氣，用繩子結連環玩，實際上仍然聽得清清楚楚。因為聽到些怪話，三三忍不住要笑了，卻別過頭去悄悄的笑，不讓那個長舌婦人注意。

到後那兩個老太太，自然而然就說到總爺家中的來客，且說及那個白袍白帽的女人了。那婦人說：她聽說這白帽白袍女人，是用錢雇來的一個女人，雇來照料到那個少

爺，好幾兩銀子一天。但她卻又以為這話不十分可靠，她以為這人一定就是城裏人的少奶奶，或者小姨太太。

三三的媽媽意見卻同那人的恰恰相反，她以為那白袍女人，決不是少奶奶。

那婦人就說：「你怎麼知道決不是少奶奶？」

三三的媽說：「怎麼會是少奶奶。」

那人說：「你告我些道理。」

三三的媽說：「自然有道理，可是我說不出。」

那人說：「你又不看到，你怎麼會知道。」

三三的媽說：「我怎麼不看到……」

兩人爭着不能解決，又都不能把理由說得完全一點，尤其是三三的母親，又忘記說是聽到過那少爺喊叫過周小姐的話，來用作證據，三三卻記到許多話，只是不高興同那個婦人去說，所以三三就用別種的方法打亂了兩人不能說清楚的問題。三三說：「娘，莫爭這些事情，幫我洗頭罷，我去熱水。」

到後那婦人把米碾完挑走了，把水熱好了的三三，坐在小檯上一面解散頭髮，一面

帶着抱怨神氣向她娘說：

「娘，你真奇怪，歡喜同那老婆子說空話。」

「我說了些什麼空話？」

「人家媳婦不媳婦管你什麼事。」

母親想起什麼事來了，抿着口癡了半天，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過幾天，那個白帽白袍的女人，卻同總爺家一個小女孩子到碾坊來玩了，玩了大半天，說了許多話，媽媽因為第一次有這麼一個客人，所以走出走進，只想殺一隻母雞留客吃飯，但又不敢開口，所以十分爲難。

三三則把客人帶到溪下游一點有水車的地方去，玩了好一陣，在水邊摘了許多金針花，回來時又取了釣竿，搬了凳子，到溪邊去陪白帽子女人釣魚。

溪裏的魚好像也知道湊趣。那女人一根釣竿，一會兒就得了四隻大鯽魚，使她十分歡喜。到後應當回去了，女人不肯拿魚回去，母親可不答應，一定要她拿去。並且因爲白帽

子女人說南瓜子好吃，就又另外取了一口袋的生瓜子，要同來的那個小女孩代爲拿着。

再過幾天那白臉人同總爺家管事先生，也來釣了一次魚，又拿了許多禮物回去。

再過幾天那病人卻同女人在一塊兒來了，來時送了一些用瓶子裝的糖，還送了些別的東西，使主人不知如何措置手脚。因爲不敢留這兩個尊貴人吃飯，所以到兩人臨走時，三三母親還捉了兩隻活雞，一定要他們帶回去。兩人都說留到這里生蛋，用不着捉去，還不行，到後說等下一次來再殺雞，那兩隻雞才被開釋放下了。

自從這兩個客人到碾坊這次以後，碾坊裏有點不同過去的樣子，母女兩人說話，提到「城裏」的事情就漸漸多了，城裏是什麼樣子，城裏有些什麼好處，兩人本來全不知道。兩人用總爺家的派頭，同那個白臉男子白袍女人的神氣，以及平常從鄉下聽來的種種，作爲想像的根據，摹擬到城裏的一切景況，都以爲城裏是那麽一種樣子：一座極大的石頭壘就的城，這城裏就有許多好房子，每一棟好房子裏面住了一個老爺同一羣少爺，每一個人家都有許多成天穿了花綢衣服的女人，裝扮得同新娘子一樣，坐在家中房裏，什麼事也不必作。每一個人家，房子裏一定都有許多跟班同丫頭，跟班的坐在大門前接客人的名片，丫頭便爲老爺剝蓮心去燕窩的毛。城裏一定有很多條大街，街上全是

車馬，城裏有洋人，腳幹直直的，就在這類大街上走來走去。城裏還有大衙門，許多官如包龍圖一樣，威風凜凜，一天審案到夜，夜了還得點了燈審案。城裏還有鋪子，賣的是各樣稀奇古怪的東西。城裏一定還有許多廟，廟裏成天有人唱戲，成天也有人看戲，看戲的全是坐在一條板檯上，一面看戲一面剝黑瓜子。

自然這些情形都是實在的。這想像中的都市，像一個故事一樣動人，保留在母女兩人心上，卻永遠不使兩人痛苦。他們在自己習慣中得到幸福，卻又從幻想中得到快樂，所以若說過去的生活是很好的，那到後來可說是更好了。

但是，從另外一些記憶上，三三的媽媽卻另外還想起了一些事情，因此有好幾回同三三說話到城裏時，卻忽然又住了口不說下去。三三詢問這是什麼意思，母親就笑着，彷彿意思就只是想笑一會兒，什麼別的意思也沒有。

三三可看得出母親笑中有原因，但總沒有方法知道這另外原因是件什麼事情。或者是媽媽預備要搬進城裏，或者是作夢到過城裏，或者是因為三三長大了，背影子已像一個新娘子了，媽媽驚訝着，這些躲在老人家心上一角兒的事可多着吶。三三自己也常常發笑，且不讓母親知道那個理由，每次到溪邊玩，聽母親喊「三三你回來罷」，三三一

面走一面總輕輕的說：「三三不回来了，三三永不回来了。」爲什麼說不回來，不回來又到什麼地方來落腳，三三不會認真打量過。

有時候兩人都說到前一晚上夢中去過的城裏，看到大衙門大廟的情形，三三總以爲母親到的是個城裏，她自己所到又是一個城裏。城裏自然有許多，同寨子差不多一樣，這個三三老早就想到了的。三三所到的城裏一定比母親所到的還遠一點，因爲母親凡是夢到城裏時總以爲同總爺家那堡子差不多，只不過大了一點，卻並不很大。三三因爲聽到那白帽子女人說過，一個城裏看護至少就有兩百，所以她夢到的就是兩百個白帽子人的城裏！

媽媽每次鴻寨子送雞蛋去，總說他們問三三，要三三去玩，三三卻怪母親不爲她梳頭。但有時頭上辮子很好，卻又說應當換乾淨衣服才去。一切都好了，三三卻常常臨時又忽然不願意去了。母親自然是不強着三三的，但有幾次母親有點不高興了，三三先說不去，到後又去，去到那里，兩人都很快樂的。

人雖不去大寨，等待媽媽回來時，三三總很願意聽聽說到那一面的事情。母親一面說，一面注意三三的眼睛，這老人家懂得到三三心事。她自己以爲十分懂得三三，所以

有時話說得也稍多了一點，譬如關於白帽子女人，如何照料白臉男子那一類事，母親說時總十分溫柔，同時看三三的眼睛，也照樣十分溫柔，於是，這母親，忽然又想到了遠遠的什麼一件事，不再說下去，三三也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不必媽媽說話了，這母女二人就沈默了。

總爺家管事，有次過碾坊來了，來時三三已出到外邊往下溪水車邊採金針花去了。三三回碾坊時，望到母親同那個管事先生商量什麼似的在那里談話。管事一見到三三，就笑着什麼也不說。三三望望母親的臉，從母親臉上顏色，他看出像有些什麼事，很有點湊巧。

那管事先生見到三三就說：「三三，我問你，怎麼不到堡子裏去玩，有人等你！」三三望望自己手上那一把黃花，頭也不擡說：「誰也不等我。」

管事先生說：「你的朋友等你。」

「沒有人是我的朋友。」

「一定有人！」

「你說有就有罷。」

「你今年幾歲，是不是屬龍的？」

三三對這個談話覺得有點古怪，就對媽媽看着，不即作答。

管事先生卻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媽媽還剛剛告我，四月十七，你看對不對？」

三三心想，四月十七五月十八你都管不着，我又不希罕你爲我拜壽。但因爲聽說是媽媽告的，三三就奇怪，爲什麼母親同別人談這些話。她就對母親把小小嘴唇扁了一下，怪着她不該同人說起這些，本來折的花應送給母親，也不高興了，就把花放在休息着的碾盤旁，跑到溪邊，拾石子打飄飄梭去了。

不到一會兒，聽到母親送那管事先生出來了，三三趕忙用背對着大路，裝着眺望溪對岸那一邊牛打架的樣子，好讓管事先生走去。管事先生走去。管事先生見三三在水邊，卻停頓到路上，喊三姑娘，喊了好幾聲，三三還故意不理會，又才聽到那管事先生笑着走了。

管事先生走後，母親說：「三三，進屋裏來，我同你說話。」三三還是裝作不聽到，並不回頭，也不作答。因爲她似乎聽到那個管事先生，臨走時還說，「三三你還得

請我喝酒，「這喝酒意思，她是懂的，所以不知爲什麼，今天卻十分不高興這個人。同時因爲這個人同母親一定還說了許多話，所以這時對母親也似乎不高興了。

到了晚上，母親因爲見三三不大說話，與平時完全不同了，母親說：「三三，怎麼，是不是生誰的氣？」

三三口上輕輕的說：「沒有，」心裏卻想哭一會兒。

過兩天，三三又似乎仍然同母親講和了，把一切事都忘掉了，可是再也不提到大寨裏去玩，再也不提醒母親送雞蛋給人了，同時母親那一面，似乎也因爲了一件事情，不大同三三提到城裏的什麼，不說是應當送雞蛋到大寨去了。

日子慢慢的過着，許多人家田堤的新稻，爲了好的日頭同恰當的雨水，長出的禾穗全垂了頭。有些人家的新穀已上了倉，有些人家摘着早熟的禾線，舂出新米各處送人嘗新了。

因爲寨子裏那家嫁女的好日子快到了，搭了信來接母女兩人過去陪新娘子，母親正新給三三縫了一件葱綠布圍裙，要三三去住兩天。三三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不去，所以母女兩人就帶了些禮物到寨子裏來了。到了那個嫁女的家裏，按照一鄉的風氣，在女人

未出閣以前，有展覽裝奩的習慣，一寨子的女人都可來看，所以就見到了那個白帽子的女人。她因爲在鄉下除了照料病人就無什麼事情可作，所以一個月來在鄉下就成天同鄉下女人玩玩，如今隨同別的女人來看嫁裝，所以就碰到了這母女兩人。

一見面，這白帽子女人便用城裏人的規矩，怪三三母親，問爲什麼多久不到總爺家裏來看他們，又問三三，爲什麼忘了她，這母女兩人自然什麼也不好說，只按照一個鄉下人的方法，望到略顯得黃瘦了的白帽子女人笑着。後來這白帽子的女人就給告三三媽媽，說病人的病還不甚麼好，城裏醫生來了一次，以爲秋天還要換地方，預備八月裏回城去，再要到一個頂遠的有海的地方去養息。因爲不久就要走了，所以她自己同病人，都很想念母女兩人，同那個小小碾坊。

這白帽子女人又說，曾托過人帶信要她們來玩的，不知爲什麼他們不來。又說，她很想再來碾坊那小潭邊釣魚，可是因爲天氣熱了一點，不出門。

這白帽子女人，看見三三的新圍裙，裙上還扣了朵小花，就說：

「三三，你這個圍腰真美，媽媽自己作的是不是？」

三三卻因爲這女人一個月以來臉曬紅多了，就只望着這個人的紅臉好笑。

母親說：「我們鄉下人，要什麼講究東西，只要穿得上身就好了。」因為母親的話不大實在，三三就輕輕的接下去說，「可是改了三次。」

那白帽子女人聽到這個話，向母女笑着：「老太太你真有福氣，做你女兒的也真有福氣。」

「這算福氣嗎？我們鄉下人那里比得城裏人好。」

因為有兩個人正擡了一盒禮過去，三三追過去想看看是什麼時，白帽子女人望着三三的背影，「老太太，你三姑娘陪嫁的，一定比這家還多。」

母親也望那一方說，「我們是窮人，姑娘嫁不出去的。」

這些話三三都聽到，所以看完了那一擡禮，還不即過來。

說了一陣話，白帽子女人想邀母女兩人到總爺家去看看病人，母親見三三神氣有點不高興，同時且想起是空手，鄉下人照例不好意思空手進人家大門，所以就答應過兩天再去。

又過了幾天，母女二人在碾坊，因為談及新娘子敷水粉的事情，想起白帽子女人的臉，一到鄉下後就曬紅了許多的情形，且想起那天曾答應人家的話了，所以媽媽問三三，什麼時候高興去寨子裏總爺家看「城裏人」。三三先是說不高興，到後又想了

下，去也不什麼要緊，就答應母親，不拘那一天去都行。既然不拘什麼時候，那麼，自然第二天就可以去了。

因為記起那白帽子女人說的話，很想來碾坊玩，所以三三要母親早上同去，好就便邀客來，到了晚上再由三三送客回去，母親卻因為想到前次送那兩隻雞，客答應了下次來吃，所以還預備早早的回來，好殺雞款客。

一早上，母女兩人就提了一籃雞蛋，向大寨走去。過橋，過竹林，過小小山坡，道旁露水還溼溼的，金鈴子像敲鐘一像，叮叮的從草裏發出聲音來，喜鵲喳喳的叫着從頭上飛過去。母親走在三三的後面，看到三三苗條如一根筍子，拿着棍兒一面走一面打道旁的草，記起從前總爺家管事先生問過她的話，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又想到幾天以前，白帽子女人說及的話，就覺得這些從三三日益長大快要發生的事，不知還有許多。她零零碎碎就記起一些屬於別人的印象來了……一頂鳳冠，用珠子穿好的，攔到誰的頭上？二十捧賀禮，金鎖金魚，這是誰？……牀上撒滿了花，同百果蓮子棗子，這是誰？……四個奶媽還說不合式，這是誰？……那三三是不是城裏人？……

若不是滑了一下，向前一竄，這夢還不知如何放肆做下去。

因為聽媽媽口上連作吓吓，三三才回過頭來，「娘，你怎麼，想些什麼，差點兒把雞蛋籃子也摔了。你想些什麼？」

「我想我老了，不能進城去看世界了。」

「你難道就喜進城嗎？」

「你將來一定是要到城裏去的！」

「怎麼一定？我偏不上城裏去！」

「那自然好極了。」

兩人又走着，三三忽然又說：「娘，娘，爲什麼你說我要到城裏去？」

母親忙說：「你不去城裏。我也不去城裏；城裏天生是爲城裏預備的，我們自然有我們的碾坊，不會離開。」

不到一會兒，就望到大寨那門樓了，總爺家在大寨南方，門前有許多大榆樹和梧桐，兩人進了寨門向南走，快到走到時，就望見榆樹下面，有許多人站立，好像在看熱鬧，其中還有些人，忙手忙腳的搬移一些東西，看情形一定是總爺家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來了遠客，或者還有別的原因，所以母女兩人也不什麼出奇，依然慢慢的走過去。

三三一面走一面說：「莫非是衙門的官來了，娘，我在這里等你，你先過去看看罷。」媽媽隨隨便便答應着，心裏覺得有點蹊巧，就把籃子放下要三三等着，自己趕上前去了。

這時恰巧有個婦人抱了自己孩子向北走，預備回家去，看到三三了，就問，「三三，怎麼你這樣早，有些什麼事。」但同時卻看到了三三籃裏的雞蛋了，「三三，你送誰的禮呢？」

三三說：「隨便帶來的。」因為不想同這人說別的話，於是低下頭去，用手攀弄那個盤雲的蔥綠圍腰扣子。

那婦人又說：「你媽呢？」

三三還是低着頭用手向南方指着，「過那邊去了。」

那女人說：「那邊死了人。」

「是誰死了？」

「就是上個月從城中搬來在總爺家養病的少爺，只說是病，前一些日子還常常同管事先生出外面玩，誰知就死了。」

三三聽到這個，心裏一跳，心想，「難道是真話嗎？」

這時，母親從那邊也知道消息了，匆匆忙忙的跑回來，心門口童童跳着，臉兒白白的，到了三三跟前，什麼話也不說，拉着三三就走。好像是告三三，又像是自言自語的說：「就死了，就死了，真不像會死！」

但三三卻立定了，三三問：「娘，那白臉先生死了嗎？」

「都說是死了的。」

「我們難道就回去嗎？」

母親想想，「真的，難道就回去？」

因此母女兩人又商量了一下，還是到總爺家去看看，知道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三三且想見見那白帽子女人，找到白帽子女人一切就明白了，但一走進總爺家門邊，望見許多人站在那里，大門卻敞敞的開着，兩人又像怕人家知道他們是來送禮的，不敢進去，在那里就聽許多人說到這個白臉人的一切，說到那個白帽子女人，稱呼她為病人的媳婦，又說到別的，都顯然證明這些人並不同這兩個城裏人有什麼熟識。

三三臉白白的拉着媽媽的衣角，低聲的說「娘，走，」兩人就走了。

.....

到了磨坊，因為有人挑了穀子來在等着碾米，母親提着蛋籃子進去了，三三站立溪邊，眼望一泓碧流，心裏好像掉了什麼東西，極力去記憶這失去的東西的名稱，卻數不出。

母親想起三三了，在裏面喊着三三的名字，三三說：「娘，我在看蝦米呢。」

「來把雞蛋放到罈子裏去，蝦米在溪裏可以成天看！」因為母親那麼說着，三三只好進去了。水閘門的閘板已提起，磨盤正開始在轉動，母親各處找尋油瓶，為碾盤軸木加油，三三知道那個油瓶掛在門背後，卻不做聲，儘母親亂亂的各處去找。三三望着那籃子，就蹲到地下去數籃裏的雞蛋，數了半天，後來碾米的人，問為什麼那麼早拿雞蛋往別處去送誰，三三好像不曾聽到這個話，站起身來又跑出去了。

起八月五日訖九月十七日（青島）本文廿年青島寫成，

卅年十一月在昆明重看。前後相去已十年，人生實可悲憫。

貴生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鎌刀，鋒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裏隨意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的流，許多小蝦子腳攀着一根草，在水裏游蕩，有時又躬着個身子一彈，遠遠的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天氣極好，正是城市裏風雅人所說「秋高氣爽」的季節，貴生的鎌刀如用得其法，就可以過一個有魚有肉的好冬天。秋天來遍山土坎上芭茅草開着白花，在微風裏輕輕的搖，都彷彿向人招手似的說，「來，割我，乘天氣好磨快了你的刀，快來割我，挑進城裏去，捌百錢擔，換半斤鹽好，換一斤肉也好，隨你的意！」貴生知道這些好處。並且知道五擔草就能夠換個豬頭，揉四兩鹽醃起來，那對豬耳朵，也夠下酒兩三次！一個月前打谷子時，各家田裏放水，人人用雞籠在田裏置肥鯉魚，貴生卻磨快了他的鎌刀，點上火把，半夜裏一個人在溪溝裏砍了十來條大鯉魚，全用鹽揉了，掛在灶頭用柴煙燻。現在磨刀，就準備割草，挑上城去換年貨，正像俗話說的：兩手一肩，快樂神仙。村子裏住的人，幾年來城裏東西樣樣貴，生活已大不如從前。可是一個單身漢子，年富力強，遇事

肯動手，又不胡來亂爲，過日子總還容易。

貴生住的地方離大城廿里，離張五老爺園子兩里。五老爺是當地財主，近邊山坡田塊大部分歸五老爺管業，所以做田種地的人都與五老爺有點關係。五老爺要貴生做長工，貴生以爲做長工不是住園子就得守山，行動受管束，大不願意。自己用鐮刀砍竹子，剝樹皮，搬石頭，在一個小土坡下，去溪水不遠處，借五老爺土地砌了一重小房子，幫五老爺看守兩個種桐子的山坡，作爲借地住家的交換，住下來他砍柴割草爲生。春秋二季農事當忙時，有人要短工幫忙，他鄰近五里無處不去幫忙（食量抵兩個人，氣力也抵兩個人。）逢年過節村子裏頭行人捐錢紮龍燈上城去比賽，他必在龍頭前鬪寶，把個紅布繡球舞得一團火似的，受人喝彩。春秋二季答謝土地，村中人合夥唱戲，他扮王大孃補缸的補缸匠，賣柴扒的程咬金。他歡喜喝一杯酒，可不同人酗酒打架。他會下盤棋，可不像許多人那樣變棋迷。間或也說句笑話，可從不用口角傷人。爲人稍微有點子慫勁，可不至於傻相。有時到園子裏去，五老爺送他一件衣服，一條褲子，或半斤鹽，他心中不安，必在另外一時帶點東西去補償。他常常進城去賣柴賣草，就把錢換點應用東西。城裏尙有個五十歲的老舅舅，給大戶人家作廚子，不常住來，兩人倒很要

好。進城看望舅舅時，他照例帶點禮物，不是一袋胡桃，一袋栗子，就是一隻山上裝套捕住的黃鼠狼，或是一隻野雞。到城裏有時住在舅舅處，那舅舅晚上無事，必帶他上河沿天后宮去看夜戲，消夜時還請他吃一碗牛肉麵。

在鄉下，遠近幾里村子上的人，都和他相熟，都歡喜他。他卻樂意到離住處不遠橋頭一個小生意人鋪子裏去。那開雜貨鋪的老板是浦市人，本來飄鄉作生意，每月一次，挑貨物各個村子裏去和鄉下人講買賣，吃的用的全賣。到後來看中了那個橋頭，知道官路上往來人多，與其從城裏打了貨四鄉跑，還不如在橋頭安家。一面作各鄉生意，一面搭個亭子給過路人歇腳，就近作過路人買賣。因此就在橋頭安家。住處一定，把老婆和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也接來了。浦市人本來爲人和氣，加之幾年來與附近各村子各大園子都有往來，如今來在橋頭開鋪子，生意發達是很自然的。那老婆照浦市人中年婦女打扮，頭上長年裹一塊長長的黑色縐綢首帕，把眉毛拔得細細的。見男的必稱大哥，女的稱嫂子，待人特別慇懃。因此不到半年，橋頭鋪子不特成爲鄉下人買東西地方，並且也成爲鄉下人談天取樂地方了。夏天橋頭有三株大青樹，特別涼爽。冬天鋪子裏土地上燒得是大樹根和油枯餅，火光熊熊——真可謂無往不宜。

貴生與鋪子裏人大小都合得來，那雜貨鋪老板娘待他很好，他對那個女兒也很好。山上多的是野生瓜果，栗子榛子不出奇，三月裏他給她摘大莓，六月裏送她地枇杷，八月裏還有出名當地，樣子像乾海參，飄白如玉如雪的八月瓜，尤其逗那女孩子歡喜。女孩子名叫金鳳。那老板娘一年前因為回浦市去吃喜酒，害蛇鑽心病死掉了，雜貨鋪充補了個毛夥，全身無毛病，只因爲性情活跳，取名叫做癩子。

貴生不知爲什麼總不大歡喜那癩子，兩人談話常常頂板。癩子老是對他嘻嘻笑。貴生說：「癩子，你若在城裏，你是流氓；你若在書上，你是姦臣。」癩子還對他笑。貴生不歡喜癩子，那原因雜貨鋪老板知道，因爲貴生怕癩子招親，從幫手改駙馬。

貴生其時正在溪水邊想癩子會不會作「賣油郎」，園子裏有人搭口信來，說五爺下鄉了，要貴生去看看南山桐子，熟了沒有。看過後去園子裏回話。

貴生聽了信，即刻去山上看桐子。

貴生上了山，山上泥土鬆鬆的，一下脚，大而黑的油嘔嘔，小頭尖尾的金鈴子，各處亂跳。幾個山頭看了一下，只見每株樹枝都被飽滿堅實的桐木果壓得彎彎的。好些已落了地，山脚草裏到處都是。因爲一個土塍上有一片長藤，上面結了許多顏色烏黑的

東西，一羣山喜雀喳喳的叫着，知道八月瓜已成熟了，趕忙跑過去。山喜雀見人來就飛散了，貴生擬把藤上八月瓜全摘下來，裝半斗笠，帶回去給橋頭人吃。

貴生看過桐子，晚半天天氣還早，就往園子去稟告五爺。

到園子時，見院裏擱了一頂轎子，幾個腳夫正閉着眼蹲在石碌礮上吸旱煙管。貴生一看知道城裏另外來了人，轉身往倉房去找鴨毛伯伯。鴨毛伯伯是五老爺園子裏老長工，每天坐在倉房邊打草鞋。倉房不見人，又轉往廚房去，才見着鴨毛伯伯，正在小桌邊同幾個城裏來的年青夥子坐席，用大提子從黑色瓮缸裏舀取燒酒，煎乾魚下酒。見貴生來就邀他坐下，參加他們的吃喝。原來新到園子的是四爺，剛從河南任上回城，趕來看五爺，過幾天又得往河南去。幾個人正談到五爺和四爺在任上的種種有趣故事。

一個從城裏來的小禿頭，老軍務神氣，一面笑一面說：

「人說我們四老爺實缺騎兵旅長是他自己玩掉的。一個人愛玩，衣襟上有一筆眼，目，不玩銷不了眼，死後下一生還是玩。上年軍隊紮在汝南地方，一個月他玩了八個，把那地方尖子貨全用過了，還說：這是什麼鬼地方，女人都是尿脬做成的，要不得。一身白得像灰麵，鬆塌塌的，一點兒無意思，還裝模作態，這樣那樣。你猜猜花多少錢。」

四十塊一夜，除王八外塊不算數。你說，年青人出外胡鬧不得，我問你，我們想胡鬧，成不成？一個月七塊六，火食三塊三除外還剩多少？不剃頭，不洗衣，留下錢來一年還不夠玩一次，我的伯伯，你就讓我胡鬧我從那裏鬧起！」

另一高個兒將爺說：

「五爺人倒好，這門路不像四爺亂花錢。玩也玩得有分寸，一百八十隨手撒，總還定個數目。」

鴨毛伯伯說：

「牛肉炒菲茶，各人心裏愛。我們五爺花姑娘弄不了他的錢，花骨頭可迷住了他。往年同老太太在城裏住，一夜贏二萬八，頭家跟五爺上門來取話，老太太愛面子，怕五爺丟醜，以後見不得人，臨時要我們從窖裏挖銀子，元寶一對一對刨出來，點數給頭家。還清了債，笑着向五爺說，不要緊，手氣不好，莫下注給入當活元寶疇，說張家出報應！」

「別人說老太太是嘔氣病死的。」

「可不是。花三萬塊錢掙了一個大面子，明明白白五爺上了人的當，怎不生氣？病

了四十天，完了，死了。」

「可是五爺爲人有義氣，老太太死時，他辦喪事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場，花了一萬六千塊錢，誰不知道這件事。都說老太太心好命好，活時享受不盡，死後還帶了萬千元寶鏢子，四十個丫頭老媽子照管箱籠，服侍她老人家一直往西天，熱鬧得比段老太太出喪還人多，執事輓聯一里路長。有個孝子盡孝，死而無憾。」

鴨毛伯伯說：

「五爺怕人笑話，所以做面子給人看。因爲老太太愛面子，五爺又是過房的，一過來就接收偌大一筆產業，老太太如今歸天了，五爺花錢再多也應該。花了錢，不特老太太有面子，五爺也有面子。人都以爲五爺傻，他才真不傻！若不是花骨頭迷心，他有什么可愁的。」

「不多久在城裏聽說又輸了五千，後來想沖一沖晦氣，要在瀟湘館給那南花湘妃挂衣，六百塊錢包辦一切，還是四爺幫他同那老姨子說妥的。不知爲什麼，五爺自己臨時變卦，去美孚洋行打那三擡一的字牌，一夜又輸八百。六百給那「花王」開苞他不幹，倒花八百去熬一夜，坐一夜三頂拐轎子，完事時給人開玩笑說：謝謝五爺送禮。真氣壞

了四爺。」

「花脚狗不是白面貓，各有各的脾氣。銀子到手嘩喇嘩喇花，你說莫花，這那成！錢財是命裏帶來的；命裏注定它要來，門板擋不住；命裏注定它要去，索子鍊子縛不住。王皮匠檢了錠銀子，睡時摟到懷裏睡，醒來銀子變泥巴。你我的命和黃花姑娘無緣，和銀子無緣，就和酒有點緣分，我們喝完了這碗酒，再喝一碗罷。貴生，同我們喝一碗，都是哥子弟兄，不要拘拘泥泥。」

貴生不想喝酒，捧了一大包板栗子，到灶邊去，把栗子放在熱灰裏煨栗子吃。且告給鴨毛伯伯，五爺要他上山看桐子，今年桐子特別好，過三天就是白露，要打桐子也是時候了。那一天打，定下日子，他好去幫忙。看五爺還有不有話吩咐，無話吩咐，他回家了。

鴨毛伯伯去見五爺稟白：「溪口的貴生已經看過了桐子，山向陽，今年霜降又早，桐子全熟了，要檢桐子差不多了。貴生看五爺還有什麼話告他。」

五爺正同城裏來的四爺談卜術相術，說到城裏中街一個楊半癡，如何用哲學眼光推人流年吉凶和命根貴賤，把個五爺說的眉飛色舞。聽說貴生來了，就要鴨毛叫貴生進來

有話說。

貴生進院子裏時，擔心把五爺地板弄髒，趕忙脫了草鞋，赤着腳去見五爺。

五爺說：「貴生，你看過了我們南山桐子嗎？今年桐子好的很，城裏油行漲了價，捧牌二十二兩三錢，上海漢口洋行都大進，報上說歐洲整頓海軍，預備世界大戰，買桐油漆大戰艦，要的油多。洋毛子歡喜充面子，不管國家窮富，軍備總不願落人後。仗讓他們打，我們中國可以大發洋財！」

貴生一點不懂五爺說話的用意，只是呆呆的帶着一點敬畏之忱站在堂屋角上。

鴨毛伯伯打圓兒說：「五爺，我們什麼時候打桐子？」

五爺笑着：「要發洋財得趕快，外國人既等着我們中國桐油油船打仗，還不趕快一點？明天打後天打都好。我要自己去看看，就便和四爺打兩隻小毛兔玩；貴生，今年南山兔子多不多。趁天氣好，明天去罷。」

貴生說，「五爺，您老說明天就明天，我家裏燒了茶水，等五爺四爺累了歇個腳。沒有事我就走了。」

五爺說：「你回去罷。鴨毛，送他一斤鹽兩斤片糖，讓他回家。」

貴牛謝了謝五爺，正轉身想走出去，四爺忽插口說：「貴生，你成了親沒有。」一句話把貴生問得不知如何回答，望着這退職軍官把頭搖着，只是呆笑。他心中想起幾句流行的話語：「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長。」

鴨毛接口說：「我們勸他看一門親事，他怕被人迷住了，不敢辦這件事。」

四爺說：「貴生，你怕什麼？女人有什麼可怕？你那樣子也不是怕老婆的。我和你說，看中了什麼人，儘管把她弄進屋裏來。家裏有個婦人對你有好處，你不明白。儘管試試看，不用怕！」

貴生還是呆笑，因為記起剛纔在廚房裏幾個人的談話：所以輕輕的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勉強不來。一隨卽縮着肩膀同鴨毛走了。」

四爺向五爺笑着說：「五爺，貴生相貌不錯，你說是不是。」

五爺說：「一個大憨子，討老婆進屋，我恐怕他還不會和老婆做戲！」

貴生拿了糖和鹽回家，繞了點路過橋頭雜貨鋪去看看，到橋頭纔知道當家的已進城辦貨去了，只剩下金鳳坐在酒邊邊納鞋底。見了貴生，很有情致的含着笑看了他一眼。

貴生有點不大自然，站在櫃前摸出煙管打火吸煙，借此表示從容，「當家的快回來了？」

金鳳說：「貴生，你也上城了吧，手裏拿的是什麼？」

「一斤鹽，一斤糖，五老爺送我的。我到園子裏去告他們打桐子。」

「你五老爺待人好。」

「城裏四老爺也來了，還說明天要來山上打兔子。……」貴生想起四爺說的一番話，咕咕的笑將起來。

金鳳不知什麼好笑，問貴生「四爺是個什麼樣人物。」

「一個軍官，歡喜玩耍，聽說做過軍長，司令官，歡喜玩，把官也玩掉了。」

「有錢的總是這樣過日子，做官的和開鋪子的都一樣。我們浦市源昌老板，十個大木簾從洪江放到桃源縣，一個夜裏這些木簾就完了。」

貴生知道這個故事，男的說起這個故事時，照例還得說是木簾流進婦人「孔」裏去的。所以貴生失口說，「都是女人。」

金鳳臉緋紅，向貴生瞅着：「怎麼，都是女人！你見過多少女人！女人也有好壞，和你們男子一樣，不可一概而論！」

其時，正有三個過路人，過了橋頭到鋪子前草棚下，把擔子從肩上卸下來，取火吸煙，看有什麼東西可吃。買了一碗酒，三人共同喝酒。貴生預備把話和金鳳接下去，不知如何說好。三個人不即走路，他就到橋下去洗手洗腳。過一陣走上來時，見三人正預備動身，其中一個頂年青的，很多情似的，向金鳳瞟着個眼睛，只是笑。掏錢時故意露出扣花抱肚上那條大銀鍊子，且自言自語說：「銀子千千萬，難買一顆心。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三人走後金鳳低下頭坐在酒罌上出神，一句話不說。貴生想把先前未完的話接續說下去，無從開口。

到後看天氣很好，方說：「金鳳，你要栗子，這幾天山上油板栗全爆口了。我前天裝了個套機，早上去看，一隻松鼠正拱起個身子，在那木板上嚼栗子吃，見我來了不慌不忙的一溜跑去，好笑。你明天去檢栗子吧，地下多得是！」

金鳳不答理他，依然爲先前過路客人幾句輕薄話生氣。貴生不大明白。於是又說，「你記不記得在我砂地上偷栗子，不是跑得快，我會打斷你的手！」

金鳳說：「我記得我不跑。我不怕你！」

貴生說：「你不怕我，我也不怕你！」

金鳳笑着：「現在你怕我。」

貴生好像懂得金鳳話中的意思，向金鳳迷迷笑笑，心裏回答說，「我不怕。」

毛夥掬了一大擔草回來了，一見貴生就叫喚：「貴生，你不說上山割草嗎？」

貴生不理會，卻告給金鳳，在山上找得一大堆八月瓜，她想要，明天自己去拿。因爲明天打桐子，他上山去幫忙，五爺四爺又說要來趕兔子，恐怕沒空閒。

貴生走後毛夥說：「金鳳，這憨子，人大空心小。」

金鳳說：「莫亂說，他生氣時會打死你。」

毛夥說：「這種人不會生氣。」

第二天，天一亮，貴生帶了他的鐮刀上山去。山腳霧氣平鋪，猶如展開一片白毯子，越拉越寬，也越拉越薄。遠遠的看到張家大園子嘉樹成蔭，幾株老白葉樹向空挺立，更顯得園子裏家道興旺。一切都像浮在雲霧上頭，縹渺而不固定，他想園子裏的五爺四爺，說不定還在睡覺做夢！

可是一會兒田塍上就有馬項鈴叮啷啷響，且聞人語嘈雜，原來五爺四爺居然趕

早都來了。貴生慌忙跑下坡去牽馬。來的一共是十六個長工，十二個女工，四個跟隨，還有幾個檢荒的小孩子。大家一到地即刻就動起手來，從頂上打起，有的爬樹，有的用竹竿巴巴的打，草裏泥裏到處滾着那種紫紅菓子。

四爺五爺看了一會兒，就厭煩了，要貴生引他們到家裏去。家裏灶頭鍋裏的水已沸了，鴨毛給四爺五爺沖茶喝。四爺見斗笠裏那一堆八月瓜，拿起來只是笑。

「五爺，你瞧這像個什麼東西。」

「四爺，你真是孤陋寡聞，八月瓜也不認識。」

「我怎麼不認識？我說它簡直像女人的小……」

貴生因為預備送八月瓜給金鳳，耳聽到四爺說了那麼一句粗話，心裏不自在，順口說道：

「四爺五爺歡喜，帶回去吃罷。」

五爺取了一枚，放在熱灰裏煨了一會兒，揀出來剝去那層黑色硬殼，挖心吃了。四爺說那東西膩口甜不吃，卻對於貴生家裏一支釣魚桿稱讚不已。

四爺因此從釣魚談起，溪裏，河裏，江裏，海裏，以及北方蘆田裏釣魚的方法，如

何不同，無不談到。忽然一個年輕女人在籬笆邊叫喚貴生，聲音又清又脆。貴生趕忙跑出去，一會兒又進來，抱了那堆八月瓜走了。

四爺眼睛尖，從門邊一眼瞥見了那女的白首帕，大而烏光的髮辮，問鴨毛「女人是誰？」鴨毛說：「是橋頭上賣雜貨浦市人的女兒。內老板去年熱天回娘家吃喜酒，在席面上害蛇鑽心病死掉了，就只剩下這個小毛頭，今年滿十六歲，名叫金鳳。其實真名字倒應當是『觀音！』賣雜貨的大約看中了貴生，又慫又強一個好幫手，將來承繼他的家業。貴生倒還拿不定主意，等風向轉。白等。」

四爺說：「老五，你真是宣統皇帝，住在紫禁城傻吃傻喝，園子外什麼都不知道。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定地貴人賢，爲什麼不……」

鴨毛搭口說：「算命的說女人八字重，剋父母，壓丈夫，所以人都不敢動她。貴生一定也怕剋。……」正說到這裏，貴生回來了，臉龐紅紅的，想說一句話可不知說什麼好，只是搓手。

五爺說：「貴生，你怕什麼？」

貴生先不明白這句話意思所指，茫然答應說：「我怕精怪。」

一句話引得大家笑將起來，貴生也笑了。」

幾人帶了兩隻瘦黃狗，去荒山上趕兔子，半天毫無所得。晌午時又回轉貴生家過午。五爺問長工今年桐子收多少，知道比往年好，就告給鴨毛，分五擔桐子給貴生酬勞，和四爺騎了馬回園子去了。回去不必從溪口過身，四爺卻出主張，要五爺同他遶點路，到橋頭去看看。在橋頭雜貨鋪買了些吃食東西，和那生意人閒談了好一陣。也好的看了金鳳幾眼，纔轉回園子。

回到園子裏四爺又嘲笑五爺，以爲「在園子裏作皇帝，不知民間疾苦。」話有所指，五爺明白。

五爺說：「四爺你真是，說不得一個人還從狗嘴裏搶肉吃。」

四爺在五爺肩頭打了一掌說：「老五，別說了，我若是你，我就不像你，把一塊肥羊肉給狗吃。」

五爺只是笑，再不說話。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分定，五爺歡喜玩牌，自己老以爲輸牌不輸理，每次失敗只是牌運差，並非工夫不高。五爺笑四爺見不得女人，城市裏大魚大肉吃厭了，注意野味。

這方面發生的事貴生自然全不知道。

貴生只知道今年多得了五擔桐子，檢荒還可得三四擔，家裏有八擔桐子，一個冬天夜裏夠消磨了。

日月交替，屋前屋後狗尾巴草都白了頭在風裏搖。大路旁刺梨一球球黃得像金子，已退盡了澀味，由酸轉甜。貴生上城賣了十多回草，且賣了幾籃刺梨給官藥鋪，算算日子，已是小陽春的十月了。天氣轉暖了一點，溪邊野桃樹有開花的。雜貨鋪一到晚上，毛夥就地燒一個樹根，火光熊熊，用意像在向隣近住戶招手，歡迎到橋頭來，大家向火談天。在這時節畜牲草料都上了垛，穀糧收了倉，紅薯也落了窖，正好大家休息休息的時候，所以日裏晚上都有人在那裏。晚上尤其熱鬧，因為間或還有告假回家的兵士和大學場販硃砂的客人，到雜貨鋪來述說省裏新聞，天上地下說來無不令衆人神王意移。

貴生到那裏照例坐在火旁不大說話，一面聽他們說話，一面問或瞟金鳳一眼。眼光和金鳳眼光相接時，血行就似乎快了許多。他也幫杜老板作點小事，也幫金鳳作點小事。落了雨，鋪子裏他是唯一客人時，就默默的坐在火旁吸旱煙，聽杜老板在美孚燈下打算盤滾賬，點數餘存的貨物。貴生心中的算盤珠也扒來扒去，且數點自己的家私。他

知道城裏的油價好，十五斤油可換六斤棉花，兩斤板鹽。他今年有八擔九擔桐子，真是一注小財富！年底魚呀肉呀全有了，就只差個人。有時候那老板把賬結清了，無事可做的，便從酒樓間找出一本紅紙面的文明曆書，來念那些附在曆書下的酬世大全，命相神數。一排到金鳳八字，必說金鳳八字怪，斤兩重，不是「夫人」就是「犯人」，尅了娘不算過關，後來事情多。金鳳聽來只是抿着嘴笑。

或者正說起這類事，那雜貨鋪老板會突然發問：「貴生，你不想成家，你要討老婆，我幫你忙。」

貴生瞅着向上的火焰說：「你說真話假話？誰肯嫁我！」

「你要就有人。」

「我不信。」

「誰相信天狗咬月亮？你儘管不信，到時天狗還是把月亮咬了，不由人不信。我和你說，山上竹雀要母雀，還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點心！」

話把貴生引到路上來了，貴生心癢癢的，不知如何接口說下去。

毛夥間或多插一句嘴，金鳳必接口說：「貴生，你莫聽癩子的話，他亂說。他說會

裝套捉狸子，捉水獺，在屋後邊裝好套，反把我貓兒捉住了。」金鳳說的雖是毛夥，事實卻在用毛夥的話岔開那杜掌櫃提出的問題。

半夜後貴生晃着個火把走回家去，一面走一面想，「賣雜貨的也在那裏裝套，捉女婿。」不由得咕咕笑將起來。一個存心裝套，一個甘心上套，事情看來也就簡單。困難不在人事在人心。貴生和一切鄉下人差不多，心上也有那麼一點兒迷信。女的臉兒紅中帶白，眉毛長，眼角向上飛，是個「尅」相；不尅別人得尅自己，到十八歲纔過關！因這點迷信他退後了一步，雜貨商人裝的套不成功了。可是一切風總不會老向南吹。

一天落大雨，貴生留在家裏搓了幾條草繩子，扒開牀下櫃的桐子看看，色已變黑，就倒了半籬桐子剝，一面剝桐子一面卻想他的心事。不知那一陣風吹換了方向，他想起事情有點兒險。金鳳長大了，毛夥隨時都可以變成金鳳的人。此外在官路上來往賣豬的浦市人，上貴州省販運黃牛收水銀的辰州客人，都能言會說，又捨得花錢，在橋頭過身，有個見花不採？因不知把女人拐走了，那纔真是「莫奈何！」人總是人，要有個靠背，事情辦好大的小的就都有了靠背了。他想的自然簡單一點，粗俗一點，但結論卻得到了，就是熱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再擔誤不得。

他預備上城去同那舅舅商量商量。

貴生進城去找他的舅舅，恰好那大戶人家正辦席面請客，另外請得有大廚子掌鍋，舅舅當了二把手，在門板上切腰花。他見舅舅事忙，就留在廚房幫同理葱剝毛豆。到了晚上，把席面撤下時，已經將近二更，吃了飯就睡了。第二天那家主人又要辦什麼婆婆粥，魚呀肉呀煮了一鍋，又忙了一整天，還是不便談他的事情。第三天舅舅可累病了。貴生到測字攤去測字，爲舅舅拈的是一個「爽」字，自己拈了一個「回」字。測字的說：「人逢喜事精神爽，若問病，有喜事病就會好。又說回字喜字一半，吉字一半，可是言字也是一半。」要辦的事趕早辦好，遲了恐不成。他覺得話有道理。

回到舅舅身邊時，就說他想成親了，溪口那個賣雜貨的女兒可以做他的媳婦。她幫他喂豬割草好，他幫她推磨打豆腐也好。只要他願意，有一點錢就可以乘年底圓親，多一個人吃飯，也多一個人補衣捏腳，有壞處，有好處，特來和舅舅商量商量。

那舅舅聽說有這種好事，豈有不快樂道理，他連年積下了二十塊錢，正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把它預先買付棺木好，還是買幾隻小豬托人喂好。一聽外甥有意接媳婦，且

將和賣雜貨的女兒成對，當然一下就決定了主意，把錢「投資」到這件事上來了。

「你接親要錢用，我幫你一點錢。」廚子把存款全部從牀腳下泥土裏掏出來後，就放在貴生面前，「你要用，你拿去用，將來養了兒子，有一個算我的，小孫子，逢年過節燒三百錢紙，就成了。」

貴生吃吃的說：「我不要那麼些錢，開鋪子的不會收我財禮的！」

「怎麼不要？他不要你總得要。說不得一個窮光棍打虎吃風，沒有吃時把褲帶緊緊。你一個人草裏泥裏都過得去，兩個人可不成！人都有個面子，討老婆就得養老婆，不能靠橋頭杜老板，讓人說你吃裙帶飯。錢拿去用，舅舅的就是你的。」

兩人商量好了，貴生上街去辦貨物。買了兩丈官青布，三斤粉條，一個豬頭。又買了些香燭紙張，一共花了將近五塊錢。東西辦好，貴生帶了東西回溪口。

出城時碰到兩個園子裏的長工，挑了籬筐進城，貴生問他們趕忙進城有什麼要緊事。

「五爺不知爲什麼心血來潮，派我們辦貨！好像接媳婦似的，一來就是一大堆！」貴生說：「五爺也真是五爺，人好手鬆，做什麼事都不想想。」

「真是的，好些事都不想就做。」

「做好事就成佛，做壞事可教別人遭殃。」

長工見貴生辦貨不少，帶笑說：「貴生，你樣子好像要還愿，莫非快要請我們吃喜酒了。」

另一個長工也說：「貴生，你一定到城裏發了洋財，買那麼大一個豬頭，會有十二斤罷。」

貴生知道兩人是打趣他，半認真半說笑的答案道：「不多不少一個豬頭三斤半，正預備烟好請哥們喝一杯！」

分手時一個長工又說：「貴生，我看你臉上氣色好，一定有喜事不說，瞞我們。」幾句話把貴生說的心裏輕輕鬆鬆的。

貴生到晚上下了決心去溪口橋頭找雜貨鋪老板談話，到那裏纔知道杜老板不在家，有事去了。問金鳳父親什麼地方去了，什麼時候回來，金鳳神氣淡淡的說不知道。轉問那毛夥，毛夥說老板到圍子裏去了，不知什麼事。貴生覺得情形有點怪，還以為也許兩父女吵了嘴，老的走了，所以金鳳不大高興。他依然坐在那條矮凳上，用腳去撥那地炕

的熱灰，取旱煙管吸煙。

毛夥忽然失口說：「貴生，金鳳快要坐花轎了！」

貴生以爲是提到他的事情，眼瞅着金鳳說，「不是真事罷。」

金鳳向毛夥盯了一眼：「癩子，你胡言亂說，我縫你的嘴。」

毛夥萎了，向貴生憨笑着：「當真縫了我的嘴，過幾天要人吹噴哪可沒人。」

貴生還以爲金鳳怕難爲情，把話岔開說：「金鳳，我進城了，在我那舅舅處住了三天。」

金鳳低着個頭說，「城裏好玩！」

「我去城裏有事情。我……」他不知怎麼說下去好，轉口向毛夥：「園子裏五爺又辦貨要請客人。」

「不止請客。……」

毛夥正想說下去，金鳳卻借故要毛夥去瞧瞧那鴨子柵門關好了沒有。

貴生看風頭不大對，話不接頭。默默的吹了幾筒煙，只好走了。

回到家裏從屋後搬了一個樹根，撈了一把草，堆地上燒起來，檢了半籠桐子，在火

邊用小剝刀剝桐子。剝到深夜，總好像有東西咬他的心。

第二天正想到橋頭去找雜貨商人談話，一個從圍子裏來的人告他說，圍子裏有酒吃，五爺納寵，是橋頭浦市人的女兒，看好了日子，今晚進門，要大家殺黑前去幫忙，擡轎子接人！聽見這消息，貴生好像頭上被一個人重重的打了一悶棍，呆的轉不過氣來。

那人走後他還不太相信，一口氣跑到橋頭雜貨鋪去，只見杜老板正在用紅紙封賞號。那雜貨鋪商人一眼見是貴生，笑迷迷的說：「貴生，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好幾天不見你，我們還以為你當兵去了。」

貴生心想：「我真要當兵去。」

雜貨鋪商人又說：「你進城看戲了罷。」

貴生站在外邊大路上結結巴巴的說：「大老板，大老板，聽人說你家有喜事，是真的罷。」

杜老板舉起那些小包封說：「你看這個。」

貴生聽橋下有人搥衣，知道金鳳在橋下洗衣，就走近橋欄杆邊去，看見金鳳頭上孝已撤除，一條烏光辮子上簪了一朵小小紅花，正低頭搥衣。貴生知道一切都是真的，自

己的事情已吹了，完了，一切完了，再說不出話，對那老板看了一眼，拔腳走了。

晚半天，貴生依然到園子裏去。

貴生到園子裏時，見五老爺穿了件藍緞子夾馬褂，正在院子裏督促工人繫喜轎，神氣異常高興。五爺一見貴生就說：「貴生，你來了，吃了沒有？廚房裏去喝酒罷。」又說：「你生庚屬什麼？屬龍晚上幫我擡轎子，過溪口橋頭上去接人。屬虎屬貓就不用去，到時避一避！」

貴生呆呆怯怯的說，「我屬虎，八月十五寅時生，犯雙虎。」說後依然如平常無話可說時那麼笑着，手脚無放處，看五爺分派人作事，繫轎桿的不常行，走過去幫了一手忙。到後五爺又問他喝了沒有，他不作聲。鴨毛伯伯換了一件新毛藍布短衣，跑出來看轎子，見到貴生，拉着他向廚房走。

廚房裏有五六個長工坐在火旁矮板凳上喝酒，一面喝一面說笑。因為都是派定過溪口上接親的人，其中有個吹噴哪的，臉喝得紅都都的，說「杜老板平時為人慷慨大方，到那裏時一定請我們吃城裏帶來的嘉湖細點，還有包封。」

另一個長工說：「我還欠他二百錢，怕見他。」

鴨毛伯伯接口打趣他：「欠的賬那當然免了，你擡轎子小心點就成了。」

一個毛鬍子長工說：「你們擡轎子，看她哭多遠，過了大青樹還像貓兒那麼哭，要她莫哭了，就和她說，大姐，你再哭，我擡你回去！她一定不敢再哭。」

「她還是哭你怎麼樣？」

「我當真擡她回去。」

「將來怎麼辦？」

「又當真擡進砮裏，可是不許她哭，要她哈哈大笑！」

所有人都哄然大笑起來。

吹噴哪的會說笑話，隨即說了一個新娘子三天回門的粗糙笑話，裝成女子的聲音向母親訴苦：「娘，娘，我以為嫁過去只是伏侍公婆，承宗接祖，你那想到小夥子人小心壞，夜裏不許我撒尿！」大家更大笑不止。

貴生不作聲，咬着下唇，把手指骨捏了又捏，看定那紅臉長鼻子，心想打那傢伙一拳。不過手伸出去時卻端了土碗，囑啾啾喝了半碗燒酒。

幾個長工打賭，有的以為金鳳今天不會哭。有的又說會哭，還說看那一雙水汪汪的

眼睛就是會哭的相。正亂着，院中另外那幾個繫轎子的也來到廚房，人一多話更亂了。貴生見人多話多，獨自走到倉庫邊小屋子裏去。見有隻草鞋還未完工，坐下來搓草編草鞋玩。心裏實在有點兒亂，不知道怎麼好。身邊還有十六塊錢，緊緊的壓在腰板上。他無頭無緒想起一些事情。三斤粉條，兩丈官青布，一個豬頭，有什麼用？五斛桐子送到姚家油坊去打油，外國人大船大炮到海裏打大仗，要的是桐油。賣紙客人做眉弄眼，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四老爺一個月玩八個辮子貨，還說婦人身上白得像灰麵，無一點意思。……

看看天已快夜了。

院子裏人聲嘈雜，吹噴哪的大約已經喝個六分醉，把噴哪從廚房吹起，一直吹到外邊大院子裏去。且聽人喊燃火把放炮動身，兩面銅鑼鐃鐃的響着，好像在說，我們走，我們走，我們快走！不一會兒，一隊人馬果然就出了圍子向南走了。去了許久還可聽到一點噴哪嗚咽聲音。貴生過廚房去看看，只見幾個女的正在預備湯菓，鴨毛伯伯見貴生就說：「貴生，我還以為你也去了。幫我個忙挑幾擔水罷。等會兒還要水用。」

貴生擔起水桶一聲不響走出去。院子裏燒了幾堆油柴，正屋裏還點了蠟燭，挂了塊

紅。住在園子裏的佃戶人家婦女小孩都站在院子裏，等新人來看熱鬧。貴生挑水走捷徑必從大門出進，卻寧願繞路，從後門走。到井邊挑了七擔水，看看水平了缸，纔歇手過灶邊去烘草鞋。

陰陽生排八字女的屬鼠，宜天斷黑後進門，爲免得與家中人不合，凡家中命分上屬大貓小貓到轎子進門時都得躲開。鴨毛伯伯本來應當去打發轎子接人的。既得迴避，因此估計新人快要進園子時，就邀貴生往後面竹園子去看白菜蘿卜，一面走一面談話。

「貴生，一切真有個命定，勉強不來。看相的說鄧通是餓死的相，皇帝不服氣，送他一座銅山，讓他自己造錢，到後還是餓死。城裏王財主，挑擔子賣餃餌營生，氣運來了，住身在那個小廟裏，落了半個月長雨，牆腳淘空了，牆倒坍了，兩夫婦差點兒壓死，兩人從泥灰裏爬出來一看，原來牆裏有兩罈銀子。從此就起了家。……不是命是什麼。橋頭上那雜貨鋪小丫頭，誰料到會作我們園子裏的人？五爺是讀書人，懂科學，平時什麼都不相信，除了洋鬼子看病，照什麼『挨挨試試』光，此外都不相信。上次進城一輪又是兩千，被四爺把心說活了。四爺說，五爺，你玩不得了，手氣痞，再玩還是輸。找個『原湯貨』來沖一沖運氣看，保準好。城裏那些毛母雞，誰不知道用豬腸子灌

雞血，到時假充黃花女。橫到長的眼睛只見錢，豎到長的眼睛只作偽，有什麼用。鄉下有的是人，你想想看。五爺認真了，湊巧就看上了那雜貨鋪女兒，一說就成，不是命是什麼。」

貴生一脚踹到一個獨筍瓜上頭，滑了一下，輕輕的罵自己：「鬼打忿，眼睛不認貨！」

鴨毛伯伯以爲話是罵杜老板女兒，就說：「這倒是認貨不認人！」

鴨毛伯伯接着又說：「貴生，說真話，我看雜貨鋪杜老板和那丫頭，先前對你倒很注意，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你還不明白。其實只要你好意思親口提一聲，天大的事定了。天上野鴨子各處飛，撈到手的就是菜，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你不先下手，怪不得人！」

貴生說：「鴨毛伯伯，你說的是笑話。」

鴨毛伯伯說，「不是笑話！一切是命，十天以前，我相信那小丫頭還只打量你同她倆在橋頭推磨打豆腐！」說的當真不是笑話，不過說到這裏，爲了人事無常，鴨毛伯伯卻不由得笑起来。

兩人正向竹園坎上走去，上了坎，遠遠的已聽到噴哪嗚嗚咽咽的聲音，且聽到炮竹

聲，就知道新人的轎子來了。園子裏也驟然顯得熱鬧起來。火炬都燃點了，人聲雜遝。一些應當避開的長工，都說說笑笑跑到後面竹園來，有的還毛猴一般爬到大南竹上去眺望，看人馬進了園子沒有。

噴哪越來越近，院子裏人聲雜亂起來了，大家知道花轎已進營盤大門，一些人先雖怕沖犯，這時也顧不及了，都趕過去看熱鬧。

三大炮放過後，噴哪吹「天地交泰」，拜天地祖宗，行見面禮，一會兒噴哪吹完了，火把陸續熄了，鴨毛伯伯知道人已進門，事已完畢，拉了貴生回廚房去，一面告那些拿火把的人小心火燭。廚房裏許多人都解包封，數紅紙包封裏的賞錢，爭着倒熱水到木盆裏洗腳，一面說起先前一時過溪口接人，杜老板發親時如何慌張的笑話。且說杜老板和癩子一定都醉倒了，免得想起女兒今晚晚上挨痛事情難受。鴨毛伯伯重新給年青人倒酒，把桌面擺好，十幾個年青長工坐定時，纔發現貴生已溜了。

半夜裏，五爺正在雕花板牀上細麻布帳子裏擁了新人做夢，忽然園子裏所有的狗都狂叫起來。鴨毛伯伯起身一看，天角一片紅，遠處起了火。估計方向遠近，當在溪口邊

上。一會兒有人急忙跑到園子裏來報信，纔知道橋頭雜貨鋪燒了，同時貴生房子也走水燒了。一把火兩處燒，十分蹊蹺，詳細情形一點不明白。

鴨毛伯伯忽忽忙忙跑去看火，先到橋頭，火正壯旺，橋邊大青樹也着了火，人只能站在遠處看。杜老板和癩子是在火裏還是走開了，一時不能明白。於是又趕過貴生處去，到火場近邊時，見有好些人圍着看火，誰也不見貴生，燒死了還是走了說不清楚，鴨毛伯伯用一根長竹子向火裏搗了一陣，鼻子儘嗅着，人在火裏不在火裏還是弄不出所以然。他心中明白這件事，知道火是怎麼起的，一定有個原因。轉園子時，半路上碰着五爺和那新姨。五爺說：「人燒壞了嗎？」

鴨毛伯伯結結巴巴的說：「這是命，五爺，這是命。」回頭見金鳳正哭着，心中卻說：「丫頭，一索子吊死了罷，哭什麼？」

幾人依然向起火處跑去。

二十六年三月作五月改作——北平

廿九年三月廿二校改。

時大風發木，猛雨打窗。

兩處「癩子」都被校對人擅改作「鴨毛」。